

新自由主義下 AI 與民主的角力*

盧倩儀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E-mail: chienyilu@gate.sinica.edu.tw

摘要

在民主運行健全的社會裡誕生茁壯的 AI，與在民主實踐出了嚴重差錯因而呈現富豪寡頭壟斷的社會中誕生茁壯的 AI，兩者在本質及意義上有天壤之別。在二十一世紀的此刻，主宰人類未來的 AI 是在一個民主實踐出了嚴重差錯、富豪寡頭壟斷猖獗的背景下成長茁壯的科技。民主的衰退與掠奪式 AI 的興起背後有著共同的推手，即新自由主義。本文探究 AI 崛起背後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溯及二十世紀中芝加哥學派所精心設計之法律經濟學，並進一步檢視半世紀後，獲得 AI 加持的進化版新自由主義如何異業結盟，透過科技壟斷、金融壟斷、生物剽竊等手段著手進行終極宰制。

關鍵詞：人工智慧、監控資本主義、民主、新自由主義、壟斷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投稿日期：110.3.2；接受刊登日期：110.12.23；最後修訂日期：110.9.20

責任校對：王如汶、許歆珮、蔡旻芳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之寶貴意見及與作者所進行之深度對話。

壹、前言

在缺乏情境與脈絡的情況下，「AI 與民主」是一個空洞的假議題：在民主運行健全的社會裡誕生茁壯的 AI 科技，與在民主實踐出了嚴重差錯因而呈現富豪寡頭壟斷的社會中誕生茁壯的 AI 科技，兩者在本質及意義上有天壤之別，因此兩者與民主的關係也天差地遠。AI 與民主的關係因此是一個除非放置在特定時空脈絡下分析，否則易流於清談的假議題。在民主運行健全的社會中誕生茁壯的 AI 科技在性質上屬於公共財；唯有不傷害個人隱私、搜集儲存及利用過程透明的大數據才可能存在；且這些人人有貢獻的大數據必然存在於「公地」(commons)，而不會被圈劃為私人獲利工具。這樣的 AI 不會為了企業私利而傷害公眾利益。很不幸的，在二十一世紀的此刻，主宰人類未來的 AI 是在一個民主實踐出了嚴重差錯、富豪寡頭壟斷猖獗的背景下成長茁壯的科技。¹

在民主體質羸弱的環境氛圍中，資料的挖掘竊取與收藏普遍嚴重侵犯隱私，且大數據最常見的儲存地點是依賴這些巨量資料賺取暴利的私人商業機構。因為是由頂端少數人所掌控，這樣的 AI 科技

¹ 本文所討論的 AI 一律是指在此不幸環境中茁壯的 AI，以下不再另作說明。由於 AI 興起於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二十一世紀初，此尖端科技掌控權自始便落入新自由主義權勢菁英之手，因此本文是針對「新自由主義現況下的 AI」而非針對「AI 科技本身」進行批判。目前各國 AI 領域專業研究者明顯形成追求「可解釋的 AI」及「可信任的 AI」的趨勢，這對於將真民主自監控資本主義手中拯救出來或許是正面發展，惟本文希冀凸顯當前 AI 之所以被視為不可信任與新自由主義作為其發展背景有絕大關係，因此唯有深入瞭解新自由主義之內涵本質才能保持適度警覺並以嚴格標準檢視這類風潮，避免在不知情情況下遭財團利用為其公關手段背書、助既得利益者以漂亮的名詞概念為包裝，實質上卻掩護甚至強化壟斷行為。就如同氣候緊急狀態下財團競相以「乾淨綠色永續環保」形象進行「漂綠」(greenwashing) 工程，卻在維護品牌形象與企業營收的同時繼續嚴重污染地球扼殺生態，例如谷歌標榜自家企業完全「碳中和」博得環保美名，卻在不違背自己的文字遊戲前題下繼續排放兩千萬噸的碳，是成功高明的漂綠行為（〈Google 宣稱〉，2021）。對「可解釋的 AI」更多的討論請見本文第五章。

性質上並不屬於公共財，而是屬於壟斷了資訊的寡頭富豪之私有財；人民在不知情情況下貢獻了個資，卻沒有能力對抗來自寡頭富豪透過 AI 輕而易舉對人民行使的宰制掌控權。

民主的衰退與 AI 的興起背後有一共同的推手，即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之本質為透過公關操弄 (特別是透過學者與智庫形塑大眾對於自由市場的理解認知) 來最大化社會頂層與社會中、底層權力關係的不對稱，以確保資源財富與權力穩定大幅而靜悄悄地持續向上集中 (Lu, 2020)。盛行了半世紀的新自由主義一方面如新自由主義菁英所願，成功侵蝕了民主政治的運作，正當化了寡頭獨占與財富分配極端不均的局面；另一方面也為以宰制掌控為目的的 AI 科技創造了茁壯的絕佳條件。表面上看，AI 興起乃市場自由競爭的結果，然而財富資源權力之益趨壟斷、集中、寡占 (即市場自由競爭的正相反) 卻才是 AI 崛起前夕全球社會的實際狀況。由於頂端掌握財富權力資源之極少數人亦同時是 AI 崛起背後最重要的推手，代表 AI 幾乎無可避免地會更進一步提升極少數人對大眾之掌控能力。早在前 AI 的新自由主義世界裡，「財富→政治影響力→財富→政治影響力」此一不斷向上循環之氣旋即早已明顯導致了 1% 宰制 99% 之違背民主價值的現象。在 AI 的幫助下，頂層與中、底層之間權力關係的不對稱只會更加擴大。

文章首先檢視現況下，AI 對民主政治的衝擊，主要從其改變私領域與公領域之運作方式為論述起點，強調我們活在一個「私領域不再私密、公領域不再公共」，以致民主難以正常運行的世界。第貳章接著探究 AI 崛起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經濟結構，強調對壟斷、集中、寡占極度友善的遊戲規則是新自由主義的產物。由於新自由主義貫穿全文，因此本章花費一些篇幅探討依賴「自由市場」、「自由競爭」話術 (或騙術) 行遍天下的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本質與衝

擊。第參章更細緻地處理新自由主義如何利用「自由競爭」論述取得其所欲導致的「極度壟斷」(即「自由競爭」反義詞)之結果，檢視依賴大企業錢脈滋養出來的芝加哥學派之重要角色，聚焦該學派遵照其背後金主偏好而對反托拉斯法內涵做 180 度反轉與曲解之過程，以及同樣依賴巨型企業贊助而茁壯的法律經濟學 (Law & Economics) 領域對於創造財團巨獸扮演的關鍵角色。第肆章檢視不同產業內的壟斷者如何「異業結盟」並且透過對 AI 的實際運用來增強對人民宰制的力道與效果。首先聚焦的是新自由主義下猖狂的金融資本主義 (finance capitalism)。AI 的出現使金融資本主義如虎添翼，透過演算法強勢將人類社會一切資源更有效地做出「最佳配置」，但卻僅是對頂層 0.01% 而言的最佳配置，並由中層、底層人口付出代價。接著檢視握在頂端 0.01% 人手中的 AI 科技結合金融業與農業生技業而對人類社會的終極宰制—作物種子的生物剽竊與壟斷。第壹到肆章呈現出相當令人絕望的反烏托邦圖像 (dystopia)：新自由主義下，AI 主導的世界裡似乎只有宰制，沒有民主。第伍章因此檢視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是否帶來希望。文章結論指出，要能確保 AI 對人類社會帶來善而非惡，警覺與意識的層次不可僅停留在「保護隱私」(私領域) 或「事實查核機制」(公領域) 層次，必須從全面傾斜的法律體系及造就此傾斜基礎的新自由主義產官學大結構思考起。

貳、民主、公領域、私領域、AI

[D]ata flows empty into surveillance capitalists' computational factories, call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ere they are manufactured into behavioral predictions that are about us, but they are not for us. (Zuboff, 2020b)

民主政治² 要能正常運行，涵納不同聲音立場的公領域 (public sphere) 輿論空間是一最基本要件。而私領域 (private sphere) 私密性的保護同等重要，只有當隱私受到保護時，個人所接收的資訊以及所做出的選擇才能不僅免於受到操弄亦免於受到迫害。AI 的興起揭示一個「私領域不再私密、公領域不再公共」時代的到來。民主政治的運行所依賴的公領域已近乎全然被數位化。³ 由於集中、寡占、壟斷乃今日高度數位化的公領域平台之主要特徵，極少數人透過對大數據科技的掌握以及對 AI 的開發使用形成了驚人的帶風向能力。由於帶風向的效率端賴資訊掌握能力，⁴ 於是新自由主義社會特有的惡性循環 (請見表 1 的 A 列) 透過 AI 加持而被進一步轉換為更有效率且排他性更強的惡性循環 (請見表 1 的 B 列及 C 列)。以下從「私領域不再私密」作為論述起點，進一步探討公私領域遭受破壞的交互影響。

AI 導致隱私不隱私的諸多案例之一是微軟臉部辨識軟體的開發及運用。微軟臉部辨識系統是直接——即未經過任何人的同意或知情之情況下——從網路擷取一千萬張人臉影像來訓練機器人而建立起來的。即便微軟宣稱該軟體只供學術研究使用，實際狀況卻是

² 「真民主」並非只是在形式上定期舉行選舉，而必須在實質上使人民利益在資訊透明對等情況下獲得有效代表。雖說究竟「如何」才能確保人民利益獲得有效代表是公認難以明確精準回答的問題，但至少用概念對比的方式能夠清晰看出什麼樣的體制絕非真民主：「富豪統治」(plutocracy)、「寡頭統治」(oligarchy)、「盜賊統治」(kleptocracy) 皆可與定期舉行選舉的形式民主並行不悖，卻空無由「人民統治」(democracy) 的實質民主內涵。而此刻西方民主國家已被冠上「富豪統治」(Brown, 2018; Mahubani, 2020)、「寡頭統治」(BBC, 2014)、「盜賊統治」(Chayes, 2017) 之名，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本文所闡述的新自由主義。

³ 並非只因為數位化所以才有誤導、謊言散播等問題。例如美國電視台即共同商討如何聯合起來降低川普的謊言放送以降低疫情的擴散 (Chait et al., 2020)。

⁴ 即所謂“Epistemic inequality”，見 Zuboff (2020b)。

表 1 新自由主義社會中財富及政治影響力的惡性循環

A	【財富→政治影響力→財富→政治影響力】
B	【資訊掌握能力→財富→資訊掌握能力→政治影響力→資訊掌握能力→財富…】
C	【資訊掌握能力→財富→集體認知形塑能力→政治影響力→資訊掌握能力…】

從 IBM、美國軍方到中國軍方、甚至新疆集中營的監控系統都使用這套系統。隱私早已不再隱也不再私，因為這些監控系統仰賴的正是我們在點擊「接受」時所放棄掉，或者在我們全然不知情情況下被神不知鬼不覺偷走的個人私密資訊。無論是微軟、亞馬遜、臉書或是谷歌，其運作方式皆是在黑暗中、在未經當事人許可的情況下大量蒐集個資以達知識壟斷 (knowledge monopolies) 之目標。在任何尚未被「新自由主義化」的社會，這樣的行為就叫作偷竊。然而在新自由主義不斷將頂層權力／權利最大化、底層權力／權利最小化半世紀後的今天，這樣的行為卻平淡無奇。這種單方面把人類私密經驗圈劃為企業「原料」並經加工處理將其轉化為行為數據的作法正是監控資本主義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的起點。⁵ 我們每個珍貴而獨特的生命經驗都已經被貶損、竊取、轉化為大桶大桶以營利為目的的原料了 (Zuboff, 2020b)。

⁵ Zuboff 指出，雖然臉書、微軟、亞馬遜及其他許多科技公司都熱烈擁抱監控資本主義，但監控資本主義的先驅是谷歌。谷歌之於監控資本主義就如同一世紀前的通用汽車之於管理資本主義 (managerial capitalism) (Zuboff, 2020a)。換言之，今天的谷歌就像是當年的福特、通用。它們不是多家業者中的一家業者而已，而是從根本上改變經濟運作方式的先驅。福特、通用當年發現了新的經濟暨商業運作邏輯，用系統化大量生產掀起全球資本主義革命性的改變。一世紀後的今天谷歌也是一樣，只是工具不是大量生產而是資訊挖掘，且形態亦非製造業及管理資本主義而是監控資本主義。

這些原料被拿來建立行為預測模型，再被放到「行為期貨市場」上供買家選購。買家購買它們的目的之一是進行行為操控與剝削 (behavioral manipulation and exploitation)。例如谷歌結合應用心理學的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 理論研發出寶可夢，成功把人群引導 (herd) 到餐廳商店。買家購買這些資訊的目的之二是在政治上操控選舉／投票。如果健康的民主被允許真真實實地存在，那麼上述這些監控資本主義的玩法很快就會被禁止。換言之，真正的民主政治與監控資本主義二者間存在著根本的衝突矛盾。於是監控資本主義的資本家必須鎖定民主政治最基本的要素——人類的自主、主權與能動性 (autonomy, sovereignty, and agency)——進行操控調整。劍橋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 是利用大數據進行民主選舉操控的先驅。透過臉書、谷歌、推特和 YouTube 取得個資，根據這些數據建立演算法，再將選民分類並針對性適時而精準地投放訊息，成功幫助客戶贏得總統大選以及英國脫歐公投。劍橋分析將既存的監控資本主義模式從商業領域擴大到政治領域，開創出大數據政治顧問公司寄生在監控資本主義此一宿主身上的新局面 (Zuboff, 2020a)。儘管劍橋分析醜聞曝光後臉書又道歉、又宣示填補個資漏洞，但臉書的利潤與用戶個資的保護是彼此相互矛盾的兩個目標。作為一個營利的企業，臉書賴以獲利的主要原料就是個資。「於是他們反而開始更大膽地利用不透明的方式搜集和使用資料」(凱瑟，2020: 174)。

簡言之，監控資本主義的模式可以從客戶享受「免費」服務開始。透過「提供」這些服務，對方免費取得我們 (及家人朋友) 之個資、偏好、消費習慣、長相、位置、情緒、政治立場。數據化改革深深長到原有社會的細胞、肌肉、組織、骨架裡頭，這樣的情況並非一群人主動不去使用就能夠有效隔絕而免於傷害。以「免費」服

務為起點的模式將以人們失去民主自由為終點：原來「我們」才是真正的免費商品。⁶ 這套模式看似是市場運作的結果，但仔細檢視當中所謂的供需關係便會發現：各式產品的使用者其實是沒有或者缺乏其他選擇的，同時由於供給方隱匿了各式各樣的重要資訊、動機、盤算……，因此使用者對於監控資本主義的存在其實是無知的。換言之，在監控資本主義體系裡並沒有所謂真正良性、健全運作的市場機制或競爭關係。皮尤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民調顯示，81%美國人相信科技公司存取巨量資料所可能導致的風險其實弊大於利，這說明了供給方根本不是靠「滿足使用者需求」在提供服務，而是靠脅迫與欺騙參半來獲取利潤 (Zuboff, 2020a, 2020b)。

除了以出賣個資營利，再利用個資累積成的大數據來影響個人消費或投票行為，監控資本主義亦透過假新聞及仇恨言論的散布而造成對民主與人權的傷害。臉書或推特等社群平台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企業，其營利模式是以最大化廣告收益為依歸。當演算法只懂得最大化使用者上線時數、不斷設法把最大量使用者最長時間留在線上時，臉書或推特等社群媒體不僅成了散布假新聞及仇恨言論的高效率平台，其演算法甚至成為仇恨蔓延的引擎。在臉書用戶五年內成長 15 倍的緬甸，暴力與仇恨跟隨著臉書利潤的攀升吞沒掉羅興亞人的生活、人權、性命。聯合國以「失控巨獸」形容臉書對緬甸社會造成的破壞。2014 年一則指控穆斯林性侵緬甸女性的假新聞透過臉書散布引發千人暴動兩人喪命。長久以來遭歧視與霸凌的羅興亞人個資透過臉書落入仇視他們的敵人手中供其肉搜甚至懸賞通緝。即便逃亡他鄉，仇恨依舊隨著臉書跨界追來。2017 年緬甸政府軍對羅興亞人進行種族清洗，臉書非但未將執行「清除行動」

⁶ 如本文第肆章所將闡述，這套模式不僅用在民主選舉，也用在金融掠奪與生物剝竊，且正一步步將地球與人類社會帶向終極宰制與終極毀滅。

的政府軍列為危險組織，反而將「羅興亞救世軍」列為危險組織，直到 2 萬 5 千羅興亞人遭殘殺、70 萬人逃亡後，臉書才禁止緬甸政府軍使用其平台。臉書接著加強內容審查機制並刪除不實貼文，卻成為緬甸政府箝制言論自由的踏腳石。當 2017 年兩名路透社記者遭緬甸政府設局，以觸犯保密法逮捕時，臉書再次成為聲援政府的仇恨言論媒介（楊智強，2019；蔡媣媽，2018；Wong, 2019）。⁷

類似的悲劇與困境 2021 年 1 月 6 日在美國本土發生，且衝突的爆發點是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山莊。在川普透過推特等社群媒體散布假新聞及種族主義仇恨言論至少長達四年、⁸ 早已煽起一發不可收拾的白人至上主義之後，推特及臉書等平台在國會山莊發生暴動後移除了川普的帳號。從德國總理梅克爾到左派媒體人都對這些私人公司的言論審查權深表憂慮。左派媒體人 Chris Hedges 認為以壓制右翼極端分子為名的言論審查無可避免地亦將正當化這些由新自由主義菁英組成的主流媒體對左派言論的打壓（Democracy Now, 2020）。實際上，從史諾登（Edward Snowden）、亞桑吉（Julian Assange）、到孟山都（Monsanto）抗議者，⁹ 許多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行動者早就已經是這些社群平台言論審查的受害者。就移除川普帳號的決定而言，一家多年來提供美國總統向其 8,800 萬推特追隨者發聲（並進而傳向全世界）的私人平台竟能大筆一揮使其永久消

⁷ 種族滅絕以外，高科技社群平台也是生態滅絕的重要媒介。國際倡議行動網絡 Avaaz 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當氣候變遷情況極端嚴峻、全球野火四起氣候難民倍增的同時，YouTube 的演算法卻積極將含有不實資訊的氣候否定論影片推薦給數千萬使用者並且從中獲利。這些影片宣稱「科學家錯了!」、「人類導致氣候變遷的說法是謊言」、「氣候變遷是一場騙局」（Avaaz, 2020）。

⁸ 2019 年 8 月德州 El Paso 一起造成二十多人喪命的槍擊案中，兇手的網路貼文顯示其資訊來源主要是川普的推特內容（Conger & Isaac, 2021）。

⁹ 請見註 22。

音，這樣的權力的確非同小可。然而根據紐約時報報導，推特原本只是短暫關閉川普帳號，卻在帳號恢復後隨即發現川普支持者繼續透過留言煽動以暴力方式阻止拜登就任 (Conger & Isaac, 2021)。而推特及臉書等平台早自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開跑即紛紛加強把關取消內容不實貼文，招致川普擁護者紛紛轉往極右派人士愛用的 Parler 應用軟體，使其短期內突破一千萬大關。然而在國會山莊事件後，谷歌、蘋果、亞馬遜皆以 Parler 內散布的貼文設計鼓動暴力集結為由，將其下架 (〈誰才是言論自由〉, 2021)。未來數年，川普、推特、臉書、谷歌、蘋果、亞馬遜，以及 Parler 等掌控了巨大資訊與資源的巨頭，彼此間的法律戰將精彩開打，然而人民與民主卻並不在這幅亂鬥圖中。

可以預期，交戰的每一方都會高姿態捍衛「真正的言論自由」。然而一如前文指出，放置在真空中的「AI 與民主」議題是個假議題，因為民主運作健全的社會中所發展出來的 AI 與已經被新自由主義化了的社會所發展出來的 AI 並不可同日而語。同樣的道理，當今日由 AI 驅動的社群平台面臨禁川普帳號也不是、不禁也不是的困境時，「言論自由」也同樣是個假議題，因為相關討論並未被放置在民主體制本身早已嚴重歪曲失衡的認知中進行。在民主政治正常運行的社會中，涵納不同聲音立場的輿論空間本是存在於公開透明的「公」領域中的；而個人偏好與隱私則是存在於沒人能夠竊取的「私」領域且受到良好保護的。唯有如此，資訊的傳遞才能免於受到利益相關人等的操弄。在早已被新自由主義化了的失衡的民主體制中，「公」領域的座落點跑到了以討好股東為目標的私人企業，而原屬「私」領域中的個人隱私卻被「單方面公共化」分享給這些企業 (即「你的就是他的，但他的並不是你的」)。當所謂「公」領域中的資訊流動是依照私人企業從「私」領域挖掘取得的隱私資訊，

透過以利潤為依歸的演算法來調配管控時，民主政治早已千瘡百孔。對千瘡百孔的民主運作視而不見下的「言論自由」的討論只會流於形式，並不可能挽救民主。

在社群媒體及電商做出了移除帳號、下架 Parler 應用軟體的措施後，共和黨極右派參議員盧比歐 (Marco Rubio) 表示：「如今，我們生活在……有四、五間坐擁壟斷性權力的公司的國家。這些公司的負責人未經選舉、不須對民眾負責，卻手握決定是否要從任何數位平台踢除、刪掉某人帳號的權力」(〈誰才是言論自由〉, 2021)。盧比歐所言不假，然而極右派所嚮往的「解決之道」——讓假新聞及仇恨言論盡情在私人企業依營利目的創立的平台蔓延——既非言論自由亦非民主實踐。這類以言論自由之名進行的激烈爭辯只是頂端 1%彼此間的內戰，例如標榜對激進暴力言論絕不審查的 Parler 平台資金便來自曾利用大數據操控 2016 美國選舉與英國脫歐公投的劍橋分析創辦人：默瑟家族 (Mercer Family) (Horwitz & Hagey, 2020)。民主實踐走上歧途與諸如美國最高法院 Citizens United 等相關判例有絕大關聯：當「錢」被視為等同「言論自由」——有錢人能夠透過砸錢將自己的論述透過各式媒體大聲公放送並淹沒其他聲音——言論自由自然收到戕害、民主自然不可能正常運行。¹⁰

若要深究民主、言論自由、AI 彼此間的互動，盧比歐所提及的「壟斷」(以及他所絕口不提的「分配」) 才是問題深層的來源。國際網路曾經存在於公地。對於私有化與壟斷發生以前的網路世界，史諾登曾如此描述：

¹⁰ Edward S. Herman 與 Noam Chomsky 的《製造共識：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學》(*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對於金錢在大眾媒體扮演的角色及其對民主的傷害亦有深入探討。

當我認識網際網路之時，那是很不一樣的東西。網路既是朋友，也是父母，是一個無邊界、無限制的社群，既是單一、也是無數的聲音，一個已經有人墾殖但尚未遭到剝削的共同邊境，各式各樣的部落和睦相處，每個成員都能自由選擇自己的姓名、歷史和風俗習慣。每個人都戴著面具，然而這種多數匿名造就的文化所產生的事實多於造假，因為重點在於創造與合作，而不是商業與競爭。(史諾登，2019: 8)

之後發生的改變——將公地圈劃為私地來牟利並且壟斷——是頂端少數人有意識、系統性努力的結果。他們發現，

人們在線上的興趣不在於消費，更在於分享，而且網路促成的人際連結是可以賣錢的。如果人們在線上想做的事主要是跟家人、朋友和陌生人報告自己的近況，從而得知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近況，那麼企業只需要設法將自己擠進這些社交互動之中，再從中獲利即可。這便是監視資本主義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的開端，也是我原先所認知的網路的終點。(史諾登，2019: 8)

為了便利性，大家漸漸關掉了自己的個人網站；那些「美好、高難度、有個性的無數網站」於焉消失。

很少人在當下即明白，我們所分享的一切都將不再屬於我們……「我們」就是那個新產品……我們關注的事物、我們從事的活動、我們的所在地點、我們的慾望——我們揭露有關自己的一切，不論刻意或非刻意的，都受到監視並被暗中出賣，極力拖延隨之而來無可避免的侵犯感，因此我們大多數人直到現在才知道發生什麼事。這種監視持續受到積極鼓勵，甚至得到眾多政府的資助。(史諾登，2019: 9)

史諾登的描述呼應了 Zuboff 的觀察：真正的挑戰不是**科技**，而是**法律**。

參、新自由主義遊戲規則

We can have democracy in this country, or we can have great wealth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few, but we can't have both. (as cited in Dilliard, 1941: 42)¹¹

盧比歐的抱怨（見本文 127 頁）是個不爭的事實，只不過高度集中壟斷現象不只存在於數位高科技業，也充斥於金融業、製藥、航空、化石燃料業等產業（Teachout, 2020）。更簡單來說，今日世界是一個財富病態地集中壟斷於頂端極少數人的世界。美國前最高法院法官 Louis D. Brandeis 曾提出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民主」與「財富的高度集中」是不可能共存的；一個社會只能二選一（Dilliard, 1941: 42）。在 2010 年，全球最富有的 388 位頂尖富豪財富總和相當於全球底端半數人口財富總和，且這數字一路下滑，從 177 位降到 159 位、92 位、80 位，並在 2019 年到達 26 位（Luhby, 2019; Matthews, 2017）。2021 年初《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一篇標題為〈壟斷還是民主〉（“Monopoly Versus Democracy”）的專文，闡述壟斷不只是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源，亦是民主政治的殺手。作者 Teachout (2021b) 指出，在過去十年間企業併購高達 50 萬宗；美國全國 97% 的資本利得落在頂端 10% 人口手中；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所產生的財富將近 50% 進入了頂端 1% 口袋；三位美國富翁擁有等同底層 50% 美國人財富的總和。新冠肺炎疫情顯然將再次「刷新紀錄」：2020 年疫情影響下，美國億萬富翁總資產增加了一兆美元，其中五分之一（2,000 億美元）落入貝佐斯與馬斯克兩人口袋。2,000 億美元這個數字不僅大於美國「冠狀病毒協助、救援與經濟安全法」（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 CARES

¹¹ 此名言出自美國 20 世紀初最高法院法官 Louis D. Brandeis。

Act) 分配給各州的紓困金總額，也大於全世界 139 個國家的 GDP 總和，同時還是解決美國所有飢餓問題所需支出 (250 億美元) 的八倍 (蔡語嫣，2021)。在壟斷當道、頂層與底層財富權力差距越拉越大的現實世界裡，法律的制訂漸漸不再需要將一般人民的福祉利益納入考量。政治學者對政策走向之預測變得容易：政策、法律明確向富人傾斜，只要知道富人想要什麼便能知道立法的方向結果 (Ferguson et al., 2019; Gilen & Page, 2014)。在「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幻想世界中，人民曾是國家法律政策的主人。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實世界，「一元一票」則更貼近事實真相。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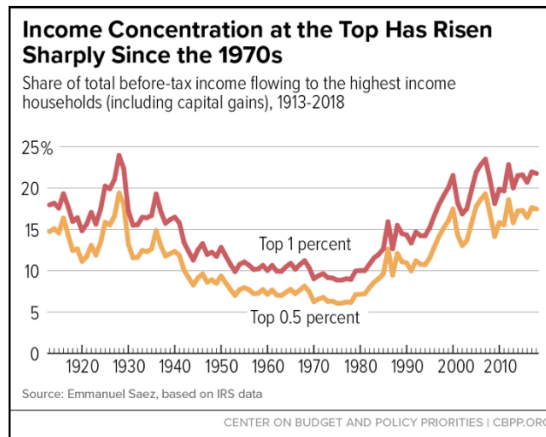
諷刺的是，財富權力的極度壟斷集中之所以不幸成為現實，靠的是一套強調「市場競爭」(亦即「壟斷集中」的反義詞) 的謊言騙術。新自由主義看似由一系列強調市場自由競爭的經濟學理論所組成，然而它並非一組經濟學理論，而是為了遂行財富權力向上集中之目的而設計出來的一套騙術。¹³ 這套表面上是正派經濟學理論的騙術，有著廣納、包容、為所有人著想的外表，但唯一的核心卻是高度排他、唯頂層利益是問的資源財富權力向上重分配秩序。在一

¹² 2020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拜登與川普兩人競選經費要價近 370 億美金 (NPR, 2020)；2021 年喬治亞州兩席參議員選舉，民主、共和兩黨共計投入近五億美元廣告費，是美國史上最貴的「非總統」大選 (〈美國史上最貴〉，2021)。民主選舉已成為大金主與大金主之間的競爭遊戲。

¹³ 如同一般學術及非學術論述對「新自由主義」一詞的用法，本文對於「新自由主義」的使用也直接包含了貶抑的意思。被學者或媒體歸類為「新自由主義」的機構或個人鮮少以此標籤自居，多半是因為該詞已然包含批判、負面意味。在這樣的理解下，本文所處理的新自由主義不是一組經濟學理論，而是涵蓋公關行銷、思想二手傳播的全套策略。如果要剔除這些圍繞在經濟學說外圍的公關宣傳手段或現象的話，一般會用「新古典經濟學派」來歸類海耶克、米賽斯、傅利曼等人的經濟學說。而如果要指相對應的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一般會用“libertarian”泛稱。本文要旨正是探討公關行銷、思想二手傳播的深遠影響，因此使用本身即帶有負面意義的「新自由主義」一詞而非「新古典經濟學」或者“libertarian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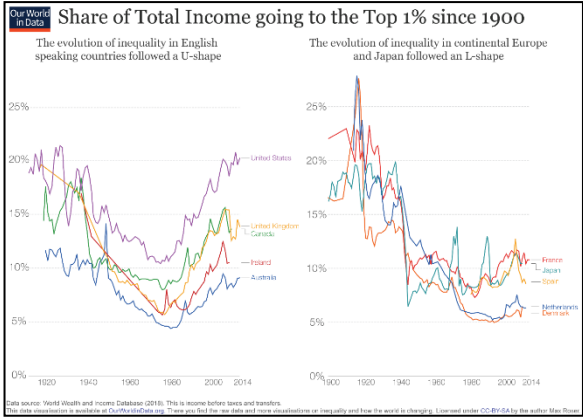
般人的理解中，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人物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是一位倡議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然而回頭檢視，海耶克對人類歷史影響最深遠的遺產其實是有關他所謂的 “professional 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 (也就是舌燦蓮花的思想二手傳播者) 之發想與實踐。換言之，他的「經濟學家」身分掩護了他「公關大師」的真正身分。新自由主義仰賴的從來不是紮實的經濟學理論，而是舌燦蓮花的思想二手傳播大軍。透過智庫、專家、媒體、魅力型政治人物重塑民眾認知，新自由主義靠著騙術宰制世界半個世紀。如果沒有新自由主義的成功騙術與宰制，權力財富難如今日之集中、民主政治不會如今日之崩壞瓦解寸步難行。

海耶克整個「學術」生涯皆受到企業財團的資助，而這些金主則視其極端放任市場的學說為瑰寶。海耶克利用這些豐沛資金與企業財團所聯手拓展的思想二手傳播事業成功擊敗了二戰後將財富分配調整為趨向平等的凱因斯經濟學說。圖 1 與圖 2 顯現戰後西方



資料來源: Stone et al. (2020: 13)。

圖 1 美國頂端 (1% & 0.5%) 所得集中趨勢 (1913-2018)



資料來源: Roser & Ortiz-Ospina (2016)。

圖 2 先進工業 1900 年代以來頂端 (1%) 所得集中趨勢

國家普遍採納之 (鼓勵政府介入市場進行宏觀調控) 凱因斯總體經濟學造成分配趨於平等。對於在過去幾世紀的殖民主義及極端放任資本主義下，早已習慣財富由下往上集中的金字塔頂端之極少數富人而言，分配趨向平等是一個他們難以忍受的發展，於是「產學合作」研發出了反擊凱因斯的方法，隨後擴大為「產官學媒」緊密結合的新自由主義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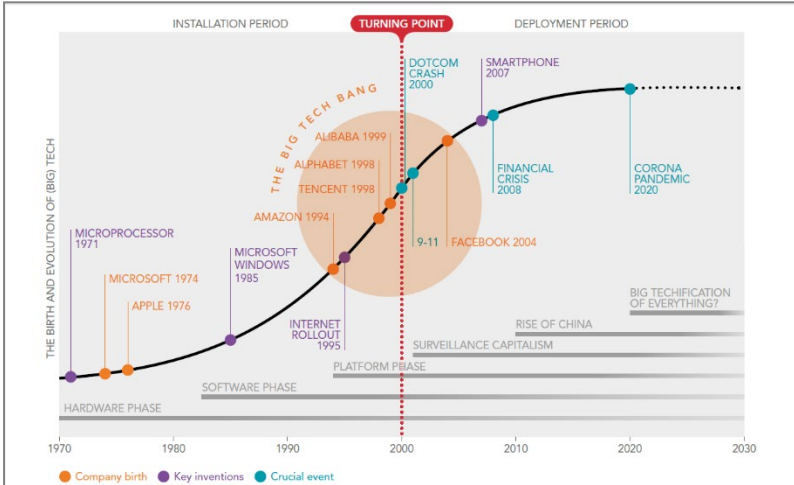
相較於凱因斯經濟學的包容性 (inclusiveness)，海耶克理論之特性為強烈排他性 (exclusiveness)。於是在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問世後，百萬富翁企業財團迅速砸下重金合力捧紅海耶克；除了出資協助創建新自由主義菁英俱樂部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外，也砸錢迅速將這個小而封閉的網絡擴展成為全球數以百計、由無數驍勇善戰「專業的思想二手傳播者」盤據的右派智庫。因此雖然多數人視雷根柴契爾為新自由主義興起的代表人物，但事實上新自由主義菁英的集結始於 1950 年代初；在雷

根柴契爾尚未主政之前早已準備好論述方式、培養出理想社會氛圍、滋養出讓新自由主義大顯身手的沃土；雷根與柴契爾的角色不過是將已經料理好的菜餚負責端上桌而已。回頭看，有強烈排他性的新自由主義成功壓倒並且取代較具包容性的凱因斯經濟學，是人類史上極其關鍵且不幸的轉捩點。這並非是對凱因斯經濟路線的擁護，而只是從歷史脈絡中找出關鍵轉折點，指出歷史上人為蓄意促使各國經濟路線岔離凱因斯路線的那股力量將人類帶向了空前災難。假使當初未曾有新自由主義革命的成功，凱因斯經濟學大可被更好、更具包容性的其他典範所取代。關鍵在於，凱因斯經濟學主導下，財富與權力難以高度集中（而非如今日新自由主義下病態且失控地向上集中），民主能夠在相對健全狀態下運作（而非如今日新自由主義下民主幾乎寸步難行），而新自由主義所處心積慮要「改革掉」的正是牽制財富權力向上集中的思維、路線、力量（Lu, 2020）。如同趙剛所闡述，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在「解除國家與社會對市場的規約、瓦解市場的社會鑲嵌性、解除正式勞動契約、鼓勵彈性生產與實時管理、挫敗社會安全機制與平等機制。」趙剛認為「全球化」論述以及「民族國家式微」論述是新自由主義的兩個配套迷思，目的是要將激進的資本主義復辟包裝成客觀中立、類似自然現象的一種無人操控的經濟法則。事實上，美國等工業強國非但不是消極地被全球化帶動，反而是方向的設定者。而流行籠統的民族國家角色式微說辭亦同樣是一種誤導，目的是要「幫助壟斷資本快速形成、加劇社會不平等、以及將資本對自然環境生態的社會義務解套。」隨著國家透過「公私伙伴關係」、「政府瘦身、組織再造」被市場化，一步步被自我消解，形成嚴重的民主危機。相應於國家被消解，階級議題及語言也從社會中人間隱退，取而代之的是多樣性或類似語言，「不得不使人懷疑『多樣性』並非一貫純潔的字眼，有可能扮演一個掩蓋社會兩極化的措辭角色」。究其實，「國家在全球化

經濟中不曾中立，市場（及其主角：跨國公司）更不是中立的機制。他們直接介入意識形態的生產（例如鼓吹個人主義、風險承擔、獨立美德、無白吃早餐、志工服務等價值）。」為了消解隨著不公不義的政策而衍生出來的階級意識，各式各樣的終結之說（歷史終結、意識形態終結）急忙指出左右之分已無意義（趙剛，2001: 5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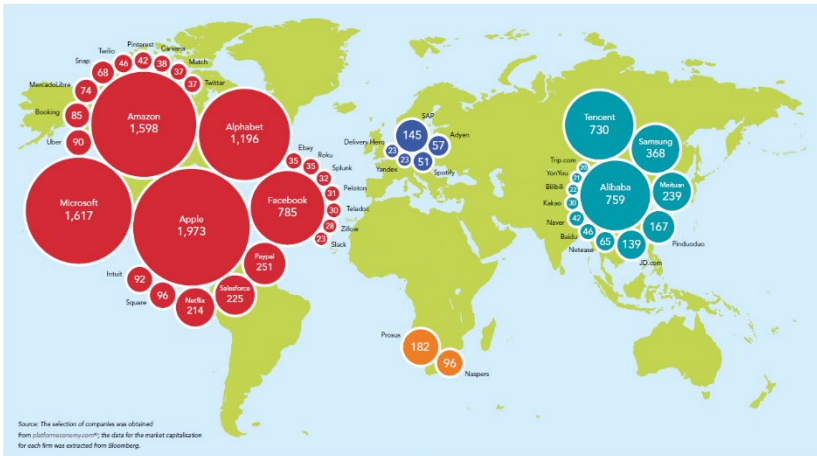
儘管資本主義興起後，國家與經濟／資本的力量就一直是相輔相成，但黃應貴指出，「在新自由主義化後，財團或資本家的力量早已超越、甚或主宰 [並弱化] 國家政治的運作……資本與統治階級往來密切並影響政策，造成民眾對政治冷漠外，更促成貧富極端化」（2014: 236）。新自由主義大舉鼓吹市場自由化、國營事業私有化、去管制化（限縮國家干預企業權限）、緊縮的財政及貨幣政策。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配合下，資本主義產生明顯質變，新自由主義賦予資本極大自由，使財政金融管理躍升經濟政策擬訂的宰制地位，因此又進一步加速資本跨界流通，致使經濟運作不再以現代民族國家為主要單位，既加重國家控制經濟的困難，亦為失控的投機事業推波助瀾。此發展凸顯了新自由主義的弔詭，其透過國家之手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結果卻是弱化國家自主性與力量。同時新自由主義也在其他許多面向上呈現出內在衝突矛盾，例如極度標榜市場自由與市場競爭，卻又極度擁護跨國公司壟斷權利、破壞市場公平競爭（2012: 5）。

新自由主義菁英藉由刻意精心打造的經濟學對外鼓吹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自由競爭，背地裡卻積極進行寡占、壟斷、尋租、攫取行為。這樣的雙面手法成功使財富及市場占有極度向上集中，導致各產業內的寡頭壟斷。在高科技業，寡占龍頭（即 Big Tech）的壟斷過程程度可由 Fernandez et al. (2020) 的製圖清楚呈現（見圖 3 及圖 4）。



資料來源：Fernandez et al. (2020: 13)。

圖 3 Big Tech 壟斷崛起過程



資料來源：Fernandez et al. (2020: 20)。

圖 4 Big Tech 壟斷程度

肆、芝加哥學派、法律經濟學，與遭壟斷侵蝕的民主

A regime is most likely to endure when it can make its ideas seem natural, appropriate, and commonsensical, consigning its opponents to the extremes. (Teles, 2008: 16)

一旦對新自由主義歷史背景有所瞭解之後，關於新自由主義大將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近期的提問：「該如何將民主從科技手中救回來」(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Fukuyama et al., 2021)？多數人恐怕便難以再繼續天真地相信解決之道僅僅藏在科技、技術……等機械性、局部性、頂端少數「專家」提供的現成方案裡了。現今全球政治經濟大結構正是新自由主義的產物：頂端少數產、官、學、媒聯手有意識、系統性將公地圈劃為私地，作為頂端少數人壟斷牟利的工具。林開世便指出新自由主義乃「後政治」時代的來臨：新自由主義治理術正將人們從政治人 (homo politicus) 馴化為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經濟邏輯不斷地滲透到大眾的事務與生活方式之中，讓集體的公共性與社群性，持續地瓦解」(林開世，2019: 1)，致使半個世紀下來，民主政治遭到嚴重掏空。在這樣的背景下崛起的 AI 科技業與我們之間的權力關係因而變得更懸殊：

他們能夠對我們行使權力，因為雙方擁有的知識越來越不對稱。而這些知識是關於我們的知識也是我們提供的知識，但當他們越來越無所不知，我們卻越來越無知。蓄意造成的「認識不平等」(epistemic inequality) 使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進一步導致他們能夠對我們做的事情越來越多，而我們能夠反制的能力越來越小……他們掌控了知識、機器、科學、科學家、秘密、謊言……，導致我們對這群侵門踏戶掠奪資訊的盜匪幾乎毫無招架之力。因為法

律並非站在我們這一邊，於是我們只能靠自己，想盡辦法躲躲藏藏。(Zuboff, 2020b)

「法律並非站在我們這一邊」實為新自由主義的目標，即法律所要服務、保護的應該是頂端少數人，而非一般人民。在原本運作健全的民主體制中，要將法律從為人民服務轉化為為頂端少數人服務並非易事。新自由主義究竟是如何將法律體系扭轉成一套滋養甚且鼓勵包括 Big Tech 在內的企業財團集中、壟斷、寡占的體系的？自海耶克一脈相傳下來的舌燦蓮花的思想二手傳播者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透過財團贊助大學、研究機構、智庫、專家，「壟斷」的意義發生了 180 度的大翻轉。

在一篇名為“Reinventing Monopoly and the Role of Corporations: The Roots of Chicago Law and Economics”的文章中，Rob van Horn 指出，在新自由主義重鎮——芝加哥大學，為芝加哥學派法律經濟學 (Law and Economics) 奠基的，正是 50 年代 Aaron Director, Edward Levi, Milton Friedman 幾位學者對壟斷概念全新而又古怪的詮釋。文章中幾個充滿諷刺性的次標題勾勒出了這些新自由主義學者對世界造成的深遠影響：

-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 Monopoly Is Not the Great Enemy of Democracy” 「新自由主義的誕生：壟斷並非民主的敵人」；
- “Pro-Trust Antitrust: The Antitrust Project” 「支持托拉斯的反托拉斯：芝大反托拉斯計畫」；
- “Exclusionary Practices: What Exclusion?” 「排他性獨占行為：哪有排他？」 (van Horn, 2009: 216-222)

這一小群新自由主義始祖級學者所舖設的道路一路蜿蜒，對 21 世紀 AI 的急速發展及科技掌控權的高度集中「功」不可沒。這群新自由主義始祖級學者背後的金主是 Volker Fund，其贊助風格為事必躬親緊迫盯人，堅持要獲得高投資報酬率—即受到其慷慨贊助的學者知識產出要能滿足 Volker Fund 意識形態需求，例如其不願看到法律站在人民一方，希望法律站在大企業一方，則受贊助的學者就要負責提供所需論述 (Lu, 2020: chap. 2; Teles, 2008: chap. 4; van Horn, 2009: 208)。透過對芝大法學院 Free Market Study (FMS) 以及 Antitrust Project 兩個計畫的金援，Volker Fund 成功重塑法院對獨占壟斷的判決方式。

在 Volker 大企業贊助下，「新」自由主義的任務是技巧地改掉「古典」自由主義對壟斷的認知。古典自由主義認為獨占壟斷不僅威脅市場健全的競爭同時也必然傷害民主。1940 年代芝加哥大學重要反壟斷經濟學家 Henry Simons (1948) 明確指出：「毫無任何疑義的，無論在任何議題上，企業的自由 (freedom of enterprise) 與言論表達的自由 (freedom of discussion) 緊密相連；只有當有效的競爭確實存在，即體系中不存在巨型企業及壟斷時，政治上的自由 (political liberty) 才是可能的」(van Horn, 2009: 230)。Director, Friedman 以及 Levi 早期立場原本與 Simons 無異。壟斷傷害市場競爭也傷害民主運作原本只是平淡無奇、毫無必要多作討論的事實，因為企業壟斷對經濟秩序所造成的嚴重傷害在 1929 年經濟大蕭條之後看得再清楚不過了；羅斯福的新政也是以反托拉斯為核心，包含許多反壟斷措施，避免經濟權力過度集中 (謝森, 2019: 110)。然而在 Volker 慷慨研究經費贊助下，Director, Friedman 以及 Levi 原本清楚視壟斷為威脅市場亦威脅民主的立場產生了 180 度轉變，開始積極創造似是而非的悖論來為壟斷行為辯護。他們主要的論點是：壟

斷不是一件政府需要出手管理或遏制的事，因為透過市場自由競爭，壟斷遲早會瓦解。古典自由主義下，「壟斷」與「自由競爭」互不相容，但大企業贊助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本質及要旨並非「知識」，而是「宣傳」。於是 Director, Friedman 及 Levi 指稱壟斷總是被過度誇大、放大檢視；許多法院做出不利於大企業的判決都是對經濟學（特指新自由主義品牌經濟學）缺乏認識的結果。法官與立法者都需要瞭解壟斷導致的效果是良性的，同時壟斷只會短暫存在，因為市場有自癒能力。政府隨意插手或是法院將種種排他獨占垂直整合等企業行為判為有礙競爭，反而無端懲罰了競爭力強的大企業，並破壞了市場秩序。這些學者對壟斷的立場 180 度轉變的相關論述有另一共同點：他們都沒提出能夠支持他們觀點 180 度大轉彎的實證證據（van Horn, 2009: 217-219; 220, 223-224; 227-229）。這群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只是

像魔術師一樣使出障眼法，把焦點從企業是否掌握過多政經權力這個重大議題，轉向一個較窄的議題：訂價是否正確。新的論點是：「如果兩件大企業合併之後並沒有推高價格，那有什麼問題？臉書和谷歌的服務看來都是免費的，所以夥伴，向前看，這裡沒什麼好看的。」像這樣縮小焦點，致使我們忽略更深層的問題，而那些問題就是催生金融化與金融詛咒現象的關鍵。（謝森，2019: 111）

從今日高度壟斷、對人類社會靜悄悄進行掌控宰制的 AI 發展現況回頭檢視，當初若無芝加哥學派核心人物對壟斷觀念縝密、歐威爾式的新解，便不會有日後的臉書、谷歌。

Volker Fund 在芝大法學院利用雄厚財力所滋養的 FMS 及 Antitrust Project 持續不斷對法學內涵進行重塑的工作，透過法律經濟學學程培養出了 Ronald Coase 及 Richard Posner 等擅長為大企業

鋪設掌權掌錢寬廣道路的法學菁英 (Teles, 2008: 95-96; van Horn, 2009: 229)。六〇至七〇年代這些學者與其他重量級新自由主義學者與律師——如 George Stigler 以及 Director 的得意門生 Robert Bork——進一步將芝加哥學派對反托拉斯法怪異的詮釋做了更多的修正補強與包裝，透過法律經濟學更加強化財富向上集中動態循環體系的設計 (Grewal & Purdy, 2014; van Horn, 2009: 222)。1970 年代擔任美國司法部副部長的 Bork 堅稱，反托拉斯法的唯一目標就是最大化消費者福祉：企業擴張得再大都沒關係，因為它的服務會變得更「有效率」，因此任何試圖拆散巨型企業的政策都只不過是在懲罰成功的人 (Fukuyama et al., 2021)。在新自由主義菁英 (經濟學家、法律學者、律師、政府官員、企業財團) 努力耕耘下，法律經濟學成了這些菁英為法律學門學生、教授、執業者、法官進行再教育的工具，使法學被新自由主義品牌的經濟學同化；這亦是新自由主義品牌「經濟學帝國主義」(economics imperialism) 侵略擴張中的一個重要元素。¹⁴ 謝森解釋新自由主義菁英透過法律經濟學改造法學的步驟：「法律應該依循經濟上的成本效益分析通過檢驗，如果不被接受就不應上路，這套對準法律體系根基的強烈攻擊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標準範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教授想掌握更多權力，野心勃勃要殖民所有他們能觸及的社會與政治領域」(謝森，2019: 114)。於是 Coase 透過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主編身分、¹⁵

¹⁴ 「經濟學帝國主義」是指用新自由主義品牌經濟學理論來同化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促使其接受經濟掛帥、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掛帥的前提。關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政治學的殖民過程，請見 Lu (2020: chap. 3)。

¹⁵ 關於寇斯 (Coase) 「社會成本問題」，Shaxson 提供了簡單易懂的解釋：「企業應該要遵從法律……如果企業非法排放污染物到河川中，你就……依法辦理。……但寇斯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法律應該要接受某種成本效益分析……得利者對其他人造成的傷害應該要拿來與他們創造的效益做比較。」將這套邏輯延伸到壟斷問題上，「寇

Posner 則是透過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的出版，讓法律經濟學在 1980 年代初期晉身法律學門主流論述，讓新自由主義品牌的經濟學帶領法學。Posner 的迅速竄紅（或者說被財團捧紅）及大膽譁眾取寵的功力使他成為法學界的巨星及年輕後輩嚮往及效法的榜樣。有生意頭腦的 Posner 爾後並創立法律顧問公司為大企業提供「專業」服務：當法官在法律經濟學運作下逐漸開始將複雜的經濟效益分析納入判決考量，企業自然較過往更加需要高度專業的顧問公司協助。Posner 不僅同時影響了法律經濟學的「供」（學者專家）「需」（大學法學院、企業）兩端，同時在過程中更進一步使法律經濟學成為主流中的主流 (Teles, 2008: 95-99, 101, 132-113)。倘使法律並未曾自甘屈膝於新自由主義品牌的經濟學之下，今日的 AI 科技所服務的對象大有可能是眾人而非 0.1%。

Volker Fund 的企業資金滋養了法律經濟學初始時期的成長，而在法律經濟學中期蓬勃發展階段最重要的大企業贊助經費則是來自著名的氣候變遷否定論金主 Olin Foundation (Teles, 2008: 109)。¹⁶ 作為一家高污染化工企業，¹⁷ Olin Industry 對於法律站在環境污染受害方並協助居民追究責任取得賠償的角色滿腹牢騷，於是著手擊畫讓法官、律師、學者受「再教育」(Matthews & Pinkerton, 2019; Teles, 2008: chap. 6)。Olin Foundation 開始贊助長春藤名校法學院，希望透過潛移默化，法律能夠站在企業財團而非人民那一邊。1985 年至 1989 年間，美國法學院 83% 的法律經濟學學程經費來自同一個

斯說，考量到法規加諸於壟斷者的顯著成本，就很難合理化任何對壟斷者的干預」(2019: 112-113)。

¹⁶ 例如 Olin Foundation 資助美國著名的氣候否定機構「競爭力企業中心」(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出版 *The True State of the Planet* (《地球現況的真相》) 一書 (1995)，宣稱戳破「全球暖化的謊言」(Bailey, 1995)。亦請見 Montague (2014)。

¹⁷ 該公司在賓州造成了嚴重的土壤及河川汞污染 (Matthews & Pinkerton, 2019)。

基金會：Olin Foundation；UCLA 法學院是唯一一所婉拒 Olin Foundation 資金的法學院。1985 年 Olin Foundation 在哈佛法學院成立了法律經濟學學程。一旦哈佛有了法律經濟學學程，其他學校便很快跟進。隨著法律經濟學在全美蔓延開來，惡名昭彰的柯氏家族 (The Koch Family) 也加入了出資贊助法律經濟學的行列。學界之外，法官也受到 Olin 家族的薰陶；截至 2000 年為止，全美約有 60% 的聯邦法官參與過 Olin 出資的頂級奢華度假村法學訓練營；參加過這些訓練營的法官所做出的判決果然更容易對環境或工會不利，而更傾向保護大企業。2008 到 2012 間，180 多位聯邦法官參與了高污染企業—如柯氏基金會 (The Koch Foundation)、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皇家殼牌 (Shell)—出資舉辦的法學訓練班，期間部分出資者甚至還有官司正在進行中 (Matthews & Pinkerton, 2019; Mayer, 2016)。

在法律經濟學壯大之前，法律懲罰污染者是天經地義的事。法律經濟學壯大之後，「經濟效益」(即判決若導致工廠倒閉所將連帶導致的工作機會的喪失) 成為司法判決之重要考量；而此一邏輯後續又被發揚光大作為寡占、壟斷者的護身符：受企業資金薰陶培養的法官傾向採用的邏輯是：限制企業擴張再擴張就是與人民作對，因為反壟斷反而奪走工作機會。簡言之，日後成為法官、法學教授、律師的法律經濟學學生從企業贊助的訓練營學到：判決不應只考量正義的天平，也應好好敲敲計算機，以免因為懲罰壟斷者而傷害到經濟 (Matthews & Pinkerton, 2019)。從這段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及法學菁英玩法弄法的歷史軌跡來看，AI 發展成為民主的重大威脅，問題並非出在科技，而是法律。新自由主義的蔓延的同時，法律悄悄淪為寡占壟斷的捍衛者。在這套法律論述支撐下，美國聯邦政府自八〇年代開始即以「維護消費者權益」之名，大幅放寬對企業財團

的反托拉斯限制，使得起訴諸如臉書或谷歌這類濫用市場支配力但卻以「低價」甚至「免費」提供服務來「嘉惠」消費者的大企業變得難以想像 (Starr, 2019)。而新自由主義擴張半世紀後的今天，壟斷與宰制已不再是過往個別產業各有各的壟斷者、彼此獨立存在的形態存在：壟斷與宰制已形變壯大為跨業結盟的大怪獸。以下就 AI 加持下跨業結盟的壟斷宰制進行闡述，首先，聚焦 AI 與金融壟斷的結合，其次，描述 AI 加持下透過生物剽竊形式呈現的終極宰制樣貌，希望凸顯新自由主義下 AI 對於民主的嚴重侵害。

伍、AI 加持下的金融壟斷與生物剽竊等終極宰制

What we are witnessing is an intensification of the epistemic, ontological, ecological,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violence of a dominant system based on the economic paradigm of the 1%. (Shiva, 2020: 18)

IT, through digitization, now drives both the financial world and the economy, and it is driving the next phase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 described as Digital Agriculture and “farming without farmers.” (Shiva, 2020: 39-40)

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中的一個重要面向無疑是資本主義的金融化。資本家或財團透過金融市場進行尋租 (rent seeking) 行為而獲得的巨大影響力已使其權力凌駕國家之上。財政金融早已不再僅是經濟過程的重要部分，而是居於宰制地位，此即何以新自由主義又被稱為金融資本主義 (黃應貴, 2019: 20)。黃應貴引述紀登斯 1998 年之《第三條路》指出，在新自由主義化後，全世界每日外匯流動有一兆美金，其中 95% 用於股票期貨等資本利得，僅 5% 用於

實質貿易。¹⁸ 簡言之，投機、尋租式的金融投資早已取代了製造業的生產，成為經濟活動的主流，持續強化金融市場的主宰性。黃應貴提到，「新自由主義化對於社會文化的全面性影響還是在於市場(或經濟)邏輯滲透到社會文化的各國層面，從而有了市場真言化的趨勢，這反過來加強了金融市場的主宰性」(黃應貴，2019: 20)。黃應貴與鄭瑋寧指出，新自由主義不同於廣義資本主義的第一階段：商業資本主義，其獲利方式是透過商品→金錢→商品 (C-M-C) 的循環進行；新自由主義也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第二階段：工業資本主義，其獲利方式是透過資金→商品→資金 (M-C-M) 的循環進行。作為資本主義最晚近(第三)階段的演化形態，新自由主義是直接拿錢滾錢，即 M-M 的方式累積利潤(黃應貴、鄭瑋寧，2017: 1)。

根據 2019 年統計資料，全球前五大資產管理公司管理資產合計達 22.5 兆美元，超過美國 GDP。其中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 所管理的資產超過 7.3 兆美元，同時是蘋果、微軟、臉書、麥當勞、西門子、德國化工大廠巴斯夫、拜耳、空中巴士公司、寶獅雪鐵龍集團、法國多媒體跨國集團威望迪等多家公司的股東。由於掌握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資產規模，貝萊德不僅已經取代各國中央銀行，而扮演起最重要的最終貸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 的角色，同時當一家公司以大股東身分能夠逕自決定數兆美元資金的去向，這對自由競爭及市場穩定必然造成威脅，然而全球金融體系已經困在寡占壟斷的宰制體系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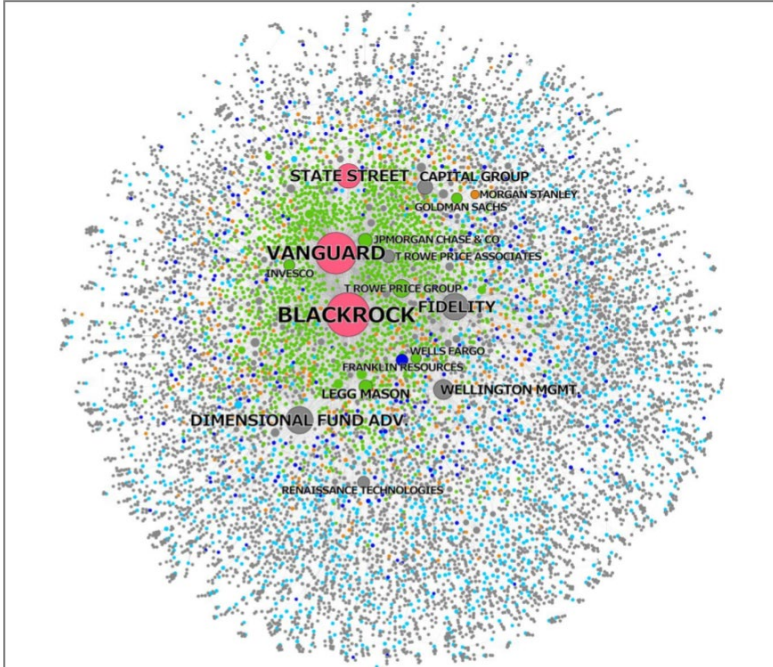
貝萊德核心的投資策略是用科技去除投資風險。利用 AI 科技，貝萊德研發出了阿拉丁人工智慧系統(Aladdin, or Asset Liability

¹⁸ 然而若以 2016 年的情況來看，全球每日平均外匯交易量為 5.1 兆美元，而全球每日商品與服務貿易總額僅 1,674 億美，金融交易與實質貿易的相對比重來到更極端的 96.7%比 3.3%(中央銀行，2018: 6)。

and Debt and Derivatives Investment Network)。這套依賴人工智慧進行金融投機的系統被業界譽為帶來了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資產管理所管控的不再是資金的流動，而是大數據資訊的挖掘、儲存、應用、壟斷與販售。阿拉丁有若天眼般的「智慧」將金融投機／尋租遊戲推昇到一個前所未見的新境界，不僅使貝萊德公司五年來總管理規模激增 57%，大幅領先同業，同時由於貝萊德亦將阿拉丁販售給德意志銀行以及房地美 (Freddie Mac) 等金融機構，因此全球交由阿拉丁人工智慧演算法操作的資產規模高達 20 兆美金 (張瀞文, 2020; Thomas, 2016)。由於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能有效辨識價格波動訊號並迅速處理巨量市場資訊，因此有了阿拉丁相助，貝萊德得以在 2017 年裁掉包括經理級職位的 40 位基金交易員，改以電腦代替 (〈AI 於資產管理〉, 2018)。

財富的集中近乎能與權力的集中畫上等號。透過阿拉丁如虎添翼的貝萊德影響力則展現在其能直接與政府和國家元首接觸，能受法國總統馬克宏邀請到愛麗舍宮進行秘密會談，與歐洲央行及各國財務部長平起平坐。貝萊德甚至在受到新冠疫情封城衝擊而遭遇資金流動困難之時，以美國政府疫情紓困金管理者的身分，拿納稅人的錢自己紓困自己 (Brown, 2020; Ockers, 2020)。從圖 5 有關三大金控公司壟斷情況來看，貝萊德的行為與決策的確不太可能遇上任何抗衡的力量。當新自由主義下金融化的資本凌駕社會、市場、國家的宰制系統進一步得到 AI 的加持，民主政治的健全運作便成了一種可笑的幻想。

排名僅次於貝萊德的全球第二大資產管理公司先鋒集團 (Vanguard) 管理資產規模達 5.7 兆美元，全球前十大保險公司中有一半是其客戶，包括蘋果、微軟、Alphabet (谷歌母公司)、日本的 (全球規模最大) 政府養老金等，皆為先鋒集團客戶 (張瀞文, 2020)。



資料來源：Fichtner et al. (2017: 17)。

圖 5 全美金控壟斷網絡圖

儘管先鋒集團屈居第二，但由於它的「投資」著重地球自然資源及全人類糧食作物的剽竊暨重分配，重要性不下於貝萊德。用曾獲得另類諾貝爾獎的公共知識分子席娃 (Vandana Shiva) 的話來形容，先鋒集團正是毒害全球的「毒藥卡特爾」(toxic cartel or poison cartel) 的主要資產管理者。「毒藥卡特爾」的組成是拜爾 (Bayer) 與孟山都 (Monsanto) 的合併、陶氏化工 (Dow) 與杜邦 (DuPont) 的合併，以及先正達 (Syngenta) 與中化 (ChemChina) 的合併；此卡特爾的目標是透過對化學與種子的控制來控制未來的農業 (Pasanen,

2019; Shiva, 2020: 58-59)。在演化了四、五十億年的地球上，人類已居住了二十萬年，並且從事農耕超過一萬年，食用過一萬多不同品種的植物。如今這些自然結合人類智慧的生物多樣性危在旦夕，而生物剽竊正是背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Shiva, 2020: 54)。此一不幸發展在 AI 的加持之下更是加碼前進；全球 1% 正透過自然、基因、生命相關大數據對全人類展開終極宰制。

席娃指出，「今日的封建主／強盜富豪 Robber Barons 是三方結盟的科技業、金融業及農業生技業。透過數位工具，三者在數位經濟中合而為一」(Shiva, 2020: 38)。在新自由主義過去數十載透過法律經濟學來正當化壟斷寡占等手法所架設好的全球尋租經濟 (rental economies) 大環境中，尋租佼佼者們技巧益發精進，跨出本業透過併購來發展異業結盟企業巨獸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其中資訊科技業、金融業、及農業生技業的結盟正一步步走向對整個地球全面的終極宰制。三個領域內的少數龍頭分工合作結成一體，透過雄厚資金對種子及處理大數據所需的演算法謀得專利壟斷權，進行高侵入性的尋租行為。

在 AI 尚未出現之前，生物剽竊 (biopiracy) 本已是尋租經濟體中的財富移轉常勝配方。席娃在《生物剽竊——自然及知識的掠奪》一書中寫道，在哥倫布被賜予探索與征服特權的五百年後，

同樣的殖民計畫有了另一個比較世俗的版本，透過「專利權」和「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s) 繼續進行著。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取代了教皇詔書；基督教君王的「有效占領」原則如今成了……跨國企業有效占領原則；被標示為「還未占領」的**島嶼**則換作「還未占領」的**生命形式**與新生物科技操控下的**品種**；使「野人」皈依基督教的「責任」則置換成將……經濟體系納入全球市場的責任……。

這種以剽竊他人財富來創造財富的方式，與五百年前並無兩樣…跨國企業透過 GATT 的 TRIPs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宣稱保護智慧財產的自由……。殖民者的自由建立在被殖民者土地權利的奴役與征服之上。將被殖民者定義為「自然」的一部分，藉以否認其所具有的人性與自由，從而將這種暴力掠奪視為「自然的」。(席娃，1999/2010: 2-3)

於是殖民主義中無主地 (*terra nullius*) 的概念如今被衍伸至「無人占有的生命」(*empty life*)，如種子、藥用植物以及人體細胞。在殖民者理所當然單方面加諸被殖民者的遊戲規則下，醫生正大光明用癌症病患的細胞株申請專利、藥廠正大光明用癌症患者體內的乳癌基因申請專利並藉此壟斷診治和測試、美國商業部正大光明取得巴布亞新幾內亞及巴拿馬原住民的細胞株專利權 (席娃，1999/2010: 4)。

這套生物剽竊模式在 AI 尚未出現之前已經飽受詬病；在大數據的搜集、儲存及演算法分析科技出現之後，原已充滿爭議的剽竊與尋租如今就像吃了類固醇特效藥的運動員般，更有效率地加速進行，而其中技巧最精純的就是為求隱藏臭名而與拜爾合併¹⁹的孟山都，以及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透過資訊科技，孟山都與蓋茲大量挖掘 (*mine*)、搜集、儲存並分析基因資訊，接著宣稱對這種植物或那種植物擁有獨家知識，據以取得專利壟斷。因此即便他們對於該如何栽種

¹⁹ 如前一章所示，頂端 1% 人類手中所握有的投資基金足以使其以大股東身分左右所有企業財團的營運，並站在制高點主導各式各樣併購，而拜爾 (Bayer) 併購孟山都 (Monsanto) 正是循此模式。席娃指出，這類商業併購有如大風吹 (*musical chairs*) 遊戲，企業背後實際擁有者並未有所更換，併購只是為了甩掉負面商譽並擴大市場占有；拜爾與孟山都的結合就是一例 (2020: 39-40, 58)。

或改良這些植物一無所知（真正有這些知識的是全球各地辛勤耕作的小農，孟山都與蓋茲所搜集來作為綁架工具的只是「資訊」而已，並非「知識」），卻獨家掌控壟斷了這些糧食種子 (Shiva, 2020: 63)。

富比士雜誌在 2021 年 1 月報導，全美農業土地最大地主是坐擁超過 24 萬英畝土地、散布在 18 州的比爾蓋茲 (Shapiro, 2021)。蓋茲不僅在美國收購農業土地，也透過比爾暨梅琳達蓋茲基金會插手非洲、²⁰ 亞洲與拉丁美洲農業發展 (羅苑韶, 2009)，並於 2020 年創立了「蓋茲農業一統」(Gates Ag One) 計畫，由曾經任職拜爾與孟山都的企業高層掌舵。蓋茲不僅早在 2010 年即以 2,300 萬美金購進 50 萬張孟山都股票，並且將 Gates Ag One 設在孟山都總部所在的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 (Navdanya, 2020)。Gates Ag One 標榜以「科技」與「創新」來「協助」各地小農，實則透過半哄半騙將小農逼上「必須仰賴數位工具與科技」的道路。過程中免費提供給農民的科技應用軟體，一方面過濾、掌控農民能夠得到的訊息 (例如管控有關 GMO 之負面訊息)，另一方面悄悄進行資料採礦的工作：從土壤溼度、氣候模式、土壤營養成分、個別植株健康狀態等。這些悄悄被搜集來的大數據盡皆進入蓋茲農業一統體系，透過 AI 機器學習，轉換為各式模型，並導出何時該播種、何時該灌溉、何時該施肥、何時該防蟲等公式。以「精準農業」(precision agriculture) 之名，蓋茲正在用大數據及基因改造摧毀農業多樣性，打造「一統農業、一統科學」(One Agriculture One Science) 的世界，將一個原

²⁰ 比爾蓋茲在非洲與洛克菲勒基金會聯手推動綠色革命，要讓非洲的農民跳進陷阱，在不知情狀況下變成必須完全仰賴他們的種子供給，且非洲 42 個位居不同氣候帶的大學都參與了「蓋茲農業一統」(Gates Ag One) 計畫 (Shiva, 2020: 87-88)。

本充滿多樣性的世界統一成為 0.01% 所主宰的世界；²¹ 而農民則正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默默貢獻出寶貴資訊，為宰制自己的工具提供原料²² (Navdanya, 2020; Shiva, 2020: 80-85)。

席娃提醒我們回想一個重複發生的模式：蓋茲本人從未發明、創新過任何東西。從 Microsoft Basic 到大自然所賦予人類的種子，蓋茲最擅長的工作就是把原本屬於公地的變成私有的；將別人發明的東西拿來申請專利取得壟斷權。如今這套商業模式被擴大到生命本身。蓋茲所宣稱其理當被授予專利權的「獨家創新」其實是集體努力的結果。一粒種子的演化包含了自然與人類共同演化以及幾千年來無數人類共同累積的經驗血汗與智慧。原本屬於公地 (commons) 的人類共同智慧結晶為何能被私有化並且被扭曲為是一家企業的創新、並且還為種子取上新的名字？蓋茲的公關說帖宣稱，這些特殊的作物是經過他們了不起的高科技基因工程才創造出來的，然而實際上他們所做的只不過是生物剽竊而已。抗氣候是一個複雜的生物特徵演進過程，並不可能用機械工程的技術憑空創造出

²¹ 仰賴化學物質與基因改造技術所創造的工業化農業體系是一套暴力的手法，正在毀滅地球。這套體系會毀滅地球 75% 供水系統、75% 土壤、93% 生物多樣性、並需為 48% 的氣候變遷負責，卻只能製造全球 30% 的糧食。聯合國明確呼籲，要解決糧食安全問題就必須依賴在地傳統小農智慧經驗累積的永續耕作法；這才是政府真正急切應該投資的對象。然而比爾蓋茲與祖克柏等億萬富翁公關手腕超乎想像，用慈善家的姿態免費捐出小部分財富卻能獲取暴利，此即所謂慈善資本主義 (philanthrocapitalism) (Shiva, 2020: 87-89)。

²² 在瞭解比爾蓋茲的目的後，《社企流》這篇〈比爾蓋茲夢想要改變世界的四項產品〉意義就大為不同：「為了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生活狀況，他有無數的產品設計想法，」例如「專門為農民提供作物即時資訊的三度儀 (tricorder)。」對於小農而言，揣測不同的土壤條件、天候、市場資訊就像是賭局，然而藉由將蓋茲的三度儀插入土中，「便能測出土地溼度、養分和 pH 值，這些數據還會上傳到當地的土壤資料庫...類似的感測器已可在市面上找到，但目前缺乏統一的平台為小農搜集資料」(〈比爾蓋茲〉，2014)。

來。比爾蓋茲基金會這一類的大企業利用從農人手中竊取來的種子及資訊在實驗裡靠 AI 進行排列組合亂猜壓寶，接著把公開已知的抗氣候基因排列結合拿去申請專利，獲得壟斷暴利。靠著這樣的手法，這些企業財團已經取得了 1500 多種類似專利。為使生物剽竊更加全面徹底，循典型新自由主義「公私合作」模式所建立的多樣性尋寶 (DivSeek) 全球計畫於 2015 年誕生，一方面在違反農民權益情況下挖取更多全世界各地農民種子多樣性資訊拿來做基因組定序，另一方面亦被授權定奪哪些種子可以離開公地領域而被私有化。蓋茲透過資助積極參與 DivSeek 計畫，取得了其原本不得其門而入的、儲存了全世界多樣基因的基因銀行的入場券。而孟山都也與以色列的植物基因解讀科技公司 Evogene Ltd. 合作，宣稱獨家取得了種植物特性 (如抗旱) 的突破性創新發現。孟山都在剽竊了農民所研發出來的抗氣候變遷種子資訊並取得專利壟斷後，甚至進一步結合農業保險商品。這套由大數據、保險、種子及化學產品一氣呵成的商業模式為孟山都帶來三兆美元商機 (Shiva, 2020: 63-100)。²³ 在 AI 的加持下，「公地」一步步被圈為「私地」的新自由主義邏輯已逐步邁向單一農業、單一科學、單一壟斷的終極宰制。

2020 年 3 月，就在新冠肺炎疫情邁入首波高峰、各大城市陸續實施封城之際，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批准了微軟申請的「對人體活動進行挖礦」專

²³ 孟山都與臉書關係亦密切深遠，幾乎全球最大的 12 家種子公司也同時是臉書最重要的投資者，這當中包括先鋒集團。先鋒集團與孟山都是合夥關係，因此不令人驚訝的，當美國草根公民團體反孟山都的宣導活動展開時，臉書急忙把貼文下架。這則貼文是 2013 年 8 月號召群眾在孟山都聖路易斯的總部前面集結抗議。在歐威爾式的雙面論述手法裡頭，「免費」的意思對祖克柏而言就是私有化：取消掉隱私權。隱私這件事是大科技財團根本不相信的事。這跟所謂的自由貿易裡的「自由」是同樣道理。真正的知識是來自於經驗彼此的連結以及參與，然而大數據不是知識。企業財團手裡所掌握的資訊大爆炸是一種操控宰制的手段 (Shiva, 2020: 86)。

利，專利標的為一種使用人體活動資料的虛擬貨幣系統專利號 WO 060606。微軟被授權獲得「專利」因而可從我們的身體挖走的人體活動相關資訊包括：體熱、腦部活動、體液及血液的流動、臟器的活動、眼睛、臉部、肌肉等身體各部分的活動，以及所有一切可能被圖像、聲波、光波、訊號、文字、數字、溫度或其他任何刺激所觸發並能被儀器偵測到的身體活動。這項專利形同將我們的身體及心識移轉成為他人的智慧財產權，²⁴ 席娃沈痛指出：「在殖民主義中，殖民者自己授權自己拿走原住民的土地及資源，毀掉他們的文化及主權，甚至滅種。專利 WO 060606 則是授權微軟將我們的身體及心識拿去作為它的殖民地。我們的身心就是蘊藏著大量原料，即有關我們身體心識資訊的礦場」(Shiva, 2020: 179-180)。

陸、歐盟 GDPR：民主後來居上？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國界漸漸失去過往絕對意義，個別國家的主權及民主愈趨明顯地臣服於跨國公司之下。正因如此，上述討論既然是關乎本質上「放眼全球」的新自由主義，自然並非針對單一國家。惟儘管整體而言民主居於劣勢，但面對 AI 壟斷勢力，部分國家或地區仍展現出透過法規進行有效監管的意願。在「史諾登效應」衝擊下，²⁵ 歐盟積極修法，於是「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

²⁴ 上述《社企流》〈比爾蓋茲夢想要改變世界的四項產品〉一文也提到，蓋茲的夢想產品包括：「雲端醫療核心配件 (Kernel)：連接藍牙診斷的護身符」。該可攜式配件遷入醫療檢驗功能，能測得使用者的血液、尿液、唾液、呼吸，並在收取樣本後透過藍牙將資料上傳雲端。另一項夢想產品是「全防衛嬰兒保健包 (Healthy Baby Kit)：保障新生兒的健康」，在產前、生產期間及產後偵測所有資料並建立資料庫（〈比爾蓋茲〉，2014）。

²⁵ 2013 年史諾登揭露美國政府透過「稜鏡計畫」大規模監控世人電子郵件、網路活動、通訊內容等隱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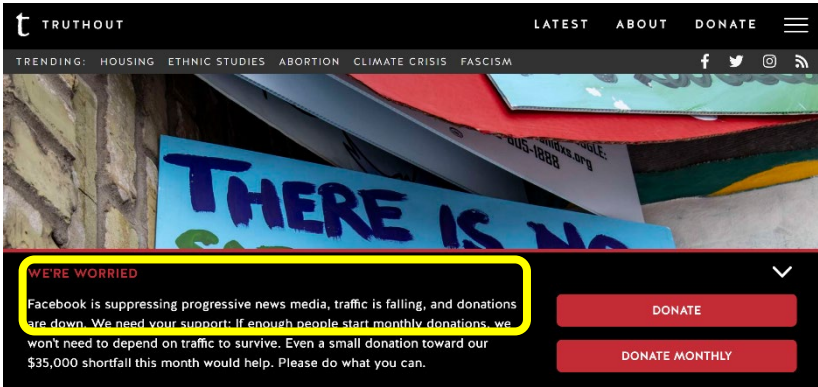
這套號稱全球最嚴格的資料保護法規於 2018 年上路，一方面強化當事人權利，另一方面也強化個資專責機構權限。然而從 GDPR 對「監控資本主義」的衝擊來看，GDPR 是一套具有些許技術性修補效果 (technical fix) 的規範，但並不從根本上質疑或反對監控資本主義的邏輯或運作模式。例如除了強化當事人權利及個資專責機構權限外，GDPR 的主要目的亦包括排除會員國間個資流通障礙。這樣的目標持續新自由主義下，政府透過法規為大型企業排除困難的既定模式，反而更加合理化並強化了監控資本主義宰制邏輯，故 Daly 稱 GDPR 為一種「加了管制的監控資本主義」(regulatory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Daly, 2021: 14, 17)。因此不令人意外地，面對 GDPR 新制上路，適應力最強的仍舊是原本市占率最高的壟斷者；於是谷歌在 GDPR 實施後市場占有率是提升而非下降，形成 GDPR 這套資訊保護法規反而將權力更集中地放置在壟斷者手中 (Batikas et al., 2020; Geradin et al., 2020)。

藏在 GDPR 細節裡的另一個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是賦予企業高度自律空間的共同管制途徑 (coregulatory approach)，使法規變得充滿彈性，讓政府與企業共同執行管理業務。這在 GDPR 第四章第五節有關控管者及處理者的行為守則與認證部分最為明顯 (Daly, 2021: 15)。彈性的法規與彈性的執法相輔相成；而彈性的執法則需仰賴與「避稅天堂」異曲同工的「資料天堂」(Data havens)。由於 GDPR 開放科技巨擘自行挑選負責監管他們的「主要監管機關」(Lead Supervisory Authority)，於是就如同跨國公司會將企業登記在避稅天堂一般，谷歌、臉書、亞馬遜、推特等科技公司也精明地選擇如愛爾蘭或盧森堡等資料保護監管最寬鬆的地點落腳，此即新自由主義下常見的「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 現象。因此儘管

2018 至 2019 年愛爾蘭共計接獲 11,328 件有關這些 Big Tech 違反 GDPR 之檢舉，開罰紀錄卻是零 (Shaxson, 2020)。

再如 GDPR 要求「可解釋的 AI」(explainable AI)，這對於將真民主自監控資本主義手中拯救出來或許是正面發展，但若採取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視角對新興、火熱的「可解釋的 AI」風潮進行檢視，會發現或有保持高度警覺、暫時存疑的必要，以避免在不知情情況下為財團公關手段背書、助既得利益者以漂亮的名詞概念為包裝，實質上卻掩護甚至強化壟斷行為。Ananny 與 Crawford 指出以透明為訴求將透明化當作是看清、理解、並治理複雜體系的方法不僅效果有限，甚至會產生誤導。這樣的透明可能反而助長新自由主義的能動性模式 (neoliberal model of agency)，使民眾疲於搜尋、解釋、判斷體系的資訊，最終卻發現並不握有任何改變體系的權力。Ananny 與 Crawford 指出當問題的癥結在於權力不對等，技術性的修修補補將無助於促進權力平衡及企業能透過演算法宰制個人的事實 (Ananny & Crawford, 2016: 1, 5, 7)。Edwards & Veale (2017: 42-43) 在〈演算法的奴隸？〉(“Slave to The Algorithm?”) 一文指出，GDPR 的「可解釋的 AI」可能正是此一型態的透明謬誤 (transparency fallacy)，因為透明並不同課責性；其既非課責性的充分條件亦非必要條件。如果受到演算法傷害的當事人能有選擇，他會選擇 AI 未曾做出那個傷害到他的決定，而非討得一個「解釋」。以臉書箝制、邊緣化、規訓左派媒體的作法為例，²⁶ 「可解釋的 AI」並無法改善遭臉書蓄意用演算法懲罰的左派媒體處境，致使這些靠小額捐款維繫的獨立媒體在瀏覽數下降情況下面臨財務困難，甚至需在首頁募款視窗說明臉書的壓制造成其捐款下降 (圖 6)。

²⁶ 臉書利用演算法懲罰擁抱進步價值的左派獨立媒體，降低其所觸及的讀者人數 (Bauerlein & Jeffery, 2020; Seetharaman & Glazer, 2020)。



資料來源: Truthout.org

圖 6 左派獨立媒體遭臉書演算法壓制導致捐款下降

雖然「可解釋的 AI」未必能與生態環境議題領域的企業「漂綠」作法做類比（見本文註 1），但這些實質效果未定的「解方」確實容易帶來美化企業形象的效果，而致進一步合理化壟斷資訊的財團宰制社會的權力。

回到最根本的新自由主義精髓問題：法律由誰來寫？規則由誰制定？從海耶克的時代開始，越來越高比例的法律規則越來越是由權力與財富越來越集中的頂層少數人撰寫。在數位化時代，政府與高科技公司彼此友好、相互協助的關係更加緊密；二者間此一不公開不透明的友好關係被稱為「隱形握手」（Invisible handshake）（Birnhack & Elkin-Koren, 2003）；因此 Big Tech 實際上是 GDPR 的撰寫者之一。此外，就如同新自由主義遊戲規則所示，這些壟斷者長期以來編列著巨額預算遊說官員，並且透過政治獻金協助有利於己的政治人物贏得「民主」選舉（Daly, 2021: 14）。在歐盟，谷歌、亞馬遜、微軟、臉書、蘋果用於遊說歐盟機關的支出共計達 2,100 萬歐

元，同時許多對歐盟決策具有高度影響力的智庫，如 Centre on Regulation in Europe (CERRE), Bruegel, European Policy Centre (EPC), Friends of Europe 等。在中立客觀的表相下，其實與這些公司關係密切友好，因此實質上也扮演了說客角色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2020)。而在美國，儘管祖克伯在臉書劍橋分析醜聞後必須赴國會作證的新聞被媒體描述為「拷問」(grilled) (Fiegerman, 2018)，但參眾兩院負責這項聽證的委員會卻盡皆是平日收取了臉書大量政治獻金的國會議員 (Jackson, 2018)，無怪乎臉書在聽證會過後迅速故態復萌。臉書 2017 年遊說費用較前一年成長 32%；蘋果則成長 51%。單單在 2017 年一年，臉書、亞馬遜、臉書及谷歌這四家公司就花了五千萬美元於遊說 (Shaban, 2018)。

點出 GDPR 在新自由主義運作下的缺陷並非是在斷言類似的資料保護法規全然無濟於事，而是想要凸顯新自由主義既得利益者深厚的影響力、無所不在的滲透力以及嚴重後果。這是對新自由主義下人民對政府、企業財團以及二者合謀的權力結構之過度信任的一種反思。

柒、結論

本文標題：新自由主義下 AI 與民主的角力或可更精準地以：「新自由主義下的 AI」與「民主」的角力來表達。關鍵在於，民主的衰退相當高程度上肇因於新自由主義，而 Big Tech 不僅乘著新自由主義的浪對人民進行越來越粗暴的宰制，同時 AI 的崛起本身也在相當程度上是拜新自由主義之賜。民主成為「一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當然並非始於數位平台、大數據或 AI 的興起，但 AI 作為擴大頂端菁英與底端大眾權力落差的工具，已使問題更加嚴重。財

富自二十世紀中期開始在民主政治中扮演起了不當角色，此不當角色如頂端少數人所期待地，反饋到政治、經濟、社會、法律體系中，使財富可以在下回合角力中扮演更吃重角色。

本文並不主張 AI 的發展是由新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和法律經濟學所催生；AI 發展背後自有網路科技和資訊科技的發展脈絡。然而 AI 興起之時，整體社會環境與經濟秩序已然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環境秩序，因此即便 AI 不可說是受新自由主義催生才興起，但其興起當時的世界就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世界。這正如同 Paul Starr 所道破：「如果網際網路出現在另一個時代，它的發展可能非常不一樣。然而現今網路經濟興起的背景卻是，能夠對企業權力進行節制的三樣工具—反托拉斯法、經濟管制、以及公有財產—皆受到壓制」(2019)。由於這段歷史軌跡沒有對照組（一個興起於非新自由主義環境的 AI）可茲對照，因此僅能憑想像來研判推敲。想像一個財富與權力分配合乎公平正義（即非新自由主義）的國內暨國際社會：企業繳該繳的稅、得不到違反公平正義原則的政府補貼、想不當影響決策卻不得其門而入、欲壟斷擴張至大到不能倒規模卻遭政府主管機關駁回，因為壟斷的概念未曾遭法律經濟學嚴重曲解。在這個想像的非新自由主義環境中崛起的 AI 樣貌會與今日宰制著我們的 AI 顯著不同。較之今日的 AI，它會較為良善、公平、公開、透明、共有、共享；會是為服務眾人而非極少數人而存在。那樣的 AI 聽來像個烏托邦，因為新自由主義下的真實世界沒有條件讓那般良善的 AI 發展成真。現今 AI 成長發展的土壤是已被新自由主義化了的土壤，雖然 AI 發展背後自有網路科技和資訊科技的發展脈絡，但新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和法律經濟學也同樣是這些脈絡中的要素。

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Big Tech 自 1990 年代起靠威脅利誘滋養了一套「自律」說，讓科技巨擘 (Zuboff, 2020b) 更暢行無阻地藉著其在公領域的優勢影響視聽，使大眾不知不覺中願意「開放」這些企業在大眾私領域挖礦 (即我們的個資) 轉換為更多的利潤以及政治影響力，造成頂端菁英與一般大眾的資訊、財富、權力不對稱情況更進一步惡化。時至今日，我們依舊不時聽到「科技業跑在太前面，政府管制不可能追得上科技業的腳步」這樣的論點：業者有強大的動機帶動諸如此類的風向，惟人民毫無義務順從地擁抱失敗主義，任由 Big Tech 繼續從我們每個人珍貴獨特的生命經驗竊取他們營利所需的原料。「科技業跑在太前面」反而更是**應該**積極管制補破網的理由。

Frank Pasquale 在《黑箱社會》(*The Black Box Society*) 一書中即提出種種補破網措施，包括資料的蒐集、買賣、利用以及使用過程中的演算邏輯之強制透明化。資料當事人不僅有權檢視自身資料，亦必須被賦予更正資料的權利。²⁷ 大數據公司亦需要重新省思應否提供有害社會公益的數據清單；任何可能造成不肖商人利用他人不幸或脆弱賺取不義之財的清單，如「女兒死於車禍者」、「性侵受害者」、「易受騙的長者」等類別，根本就不應該被建立。然而諸如此類對 AI 黑箱社會的技術性修補 (technical fix) 固為必要，卻絕非充分。Pasquale 雖未直接使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語言陳述現況，卻點出了「財團與政府合謀對付人民」乃現下 AI 發展的一大特色，並呼籲政府角色亟需回歸為為人民服務，儘速開始監測規制長期以來大到不能倒的企業財團。Pasquale 與本文同樣認為美國政府早已從反托拉斯執行者淪為企業壟斷的護航者，並且同樣引述 Robert

²⁷ 惟有關演算法透明化的限制請見第五章。

van Horn 視新自由主義對反托拉斯法的曲解操弄為問題癥結之一 (Pasquale, 2015: 145-304)。

惟在現存新自由主義體制結構內找出平抑異業結盟、科技壟斷、金融壟斷、生物剽竊現象的具體作法儘管必要，卻非充分；因終究仍須設法擺脫現存**極度不對等權力結構**才能真正有效平抑壟斷了資訊的錢權結盟。目前各界對於反托拉斯法的改革當然值得期待。這些改革聲浪本身即反映出對芝加哥學派及法律經濟學誤導下的反托拉斯理論的反思、批判、反抗；且諸如拆解臉書及拆解谷歌的論點本身就超越了體制內、技術性的微調，而直指新自由主義核心，具有在根本上撼動新自由主義結構秩序的潛力。然而即便當美國眾院司法小組對科技業的壟斷進行了為期一年多的調查並根據調查報告提出要迫使蘋果、亞馬遜、臉書及谷歌重塑商業模式的反托拉斯草案，這些改革意圖依舊遭受巨大阻力 (Newton, 2021)，原因不外乎科技巨擘長年累月在政客身上下的功夫，使民意代表等部分政治人物持續扮演捍衛財團利益的角色。因此即便早有學者專家及公民團體發想出可行的補救辦法或者反制方案，卻必須穿越層層門神才能夠最終立法成功。²⁸

²⁸ 氣候變遷是個最好的例子：化石燃料上下游相關業者——所謂碳內燃複合體 (Carbon Combustion Complex)——不允各國按照科學家、環團、氣候敏感地區人民所要求的速度減碳，因此即便氣候變遷解方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存在，世人卻只能任碳內燃複合體擺布，乖乖繼續使用化石燃料並承受氣候災難後果。本文提到的拜耳孟山都併購案又是另一具高度爭議、引發廣泛抗議的併購案，然而權勢者並不理會人民的示威抗議，致使不公不義的併購案依舊能如頂層少數人的擘畫順利完成 (Oreskes & Conway, 2010, 2014)。再以智慧財產權壟斷為例，奪走 400 多萬人命的新冠肺炎原本能在落實疫苗迅速普及的情況下大幅降低全球死亡率，卻因企業財團——從主宰全球公衛的比爾蓋茲到各大藥廠——在疫病大流行的當下死守遭濫用的智慧財產權，而致印度及南非於 2020 年 10 月提出的新冠肺炎疫苗 TRIPS 豁免案遲遲無法在 WTO 獲得通過，使世人持續為滿足頂層富豪的貪婪犧牲寶貴性命 (Zaitchik, 2021)。

依照這樣的脈絡來看，民主社會中既有的治理手段也許能治標、也必須儘量嘗試著用以治標，但卻無法治本；因問題癥結並非學理主張或實務作法的缺乏，而是失衡的權力關係結構。²⁹ 就如同 Kate Crawford 所主張，民間倡議者監督下的立法是非做不可的補救措施，然而 AI 為人類社會帶來的最急迫的挑戰已經不是倫理的問題了，而是權力；社會亟需聚焦誰得益？誰受害？有權者是否因為 AI 得到更多權力？就她的觀察而言，AI 正進一步賦權最有權力的少數人，包括企業財團、軍隊、警察 (Corbyn, 2021)。問題既然不再只是 AI 本身而是關乎財富權力分配的整體政治經濟結構，那麼眼前的難題便成了：倘若「民主」與「法治」兩者之間關係緊密，究竟如何能有效挽救民主？本文依然視「法治」為民主的基石，但的確擔心當民主被財富嚴重污染（即「民主」當中存在許多「假民主」成分），³⁰ 法治越來越易被扭曲成只為頂端少數人服務——包括當這些人開始使用 AI 對他人進行宰制之時——的一種工具。

歸根結底，AI 為人類社會帶來的威脅極大程度上源自於促成其興起茁壯的社會經濟秩序，亦即新自由主義分配邏輯。AI 的善，只有在傾斜的基礎被修正後才可能發揮。新自由主義非但不確保科技

²⁹ 在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過程中常見難題是：體制轉型難度太高，是否可在既存新自由主義體制內透過各種不同的「治標」方法不斷累積、連結，漸進克服困難，終致達成「治本」目標？然而如同前文舉生環境領域企業競相「漂綠」的例子所示，許多治標方法不僅效果有限，同時最顯著的後果是緩解社會對企業財團的警覺、質疑與監督，乃致更進一步將頂端權勢者對社會整體的宰制合理化。此一現象在生環境領域看得最清楚，因為生態崩解有大限（如 1.5°C、2°C……）；不斷將精力資源用於「治標」導致從根本上整頓體制的「治本」策略啟動時程不斷延後。表面上，避免體制轉型能為社會省去轉型代價；實際上，整體社會不斷在企業財團綁架下付出越來越高、越超乎想像的代價，如當前的極端氣候災難。

³⁰ 請參見註 2。

不為社會所用，甚至力圖確保科技為私人企業營利所用。AI 像是一根槓桿，能夠幫助財力權力雄厚的頂端菁英更快更有效率地排除非我族類、毀滅生態、征服世界。面對 AI 的興起，人民的意識／警覺並非只需停留在「保護隱私」層次而已，更要對整套體制根本的傾斜有意識／警覺：大企業的權力並非來自真空。新自由主義下，幾乎全球法律基礎都是傾斜的。找出「病識感」是第一步；少了它，有關 AI 的立法將只是不斷複製傾斜的規則秩序。「企業自律」與「人民民主」兩者並不可兼得。至於有了「病識感」後的下一步則不在任何人掌握中，而有待建立起了病識感的眾人共同集思廣益。全盤否定目前民主法治社會中所建制的法律與制度，重新打掉再造一套全新體系則未必是必須，因為在「全盤相信目前民主法治運作良好」與「全盤否定目前民主法治社會中所建制的法律與制度，重新打掉再造一套全新體系」之間仍有一段區間；而當病識感越普遍，找尋到出路的可能性就越高。

其間知識分子的角色格外重要。莒甘和拉貝看似悲觀地為 AI 主宰下的世界下了結論：「不應該指望大數據公司會把自由歸還我們。相反地，我們倒可相信他們終將說服人類，讓人類覺得自己並不是最重要的……」。知識分子被認定應該扮演哨兵角色，然而他們僅能抵抗可以清楚界定的意識形態，如今他們根本沒有或是幾乎沒有看到什麼事情發生，很有可能被這場科技革命吞沒了，被它弄得目眩神迷」。然而終究，莒甘和拉貝期待著反抗行動的發生：「反抗行動的重點是將『人』重新擺回中心位置，保護他的感性以及直觀。」(2016/2018: 243) 知識分子究竟是否會被這場科技革命吞沒，並無定論。對於 AI 瞭解程度深入如 Zuboff 亦並不視 AI 對民主社會宰制之持續惡化為命定，而仍積極參與立法試圖矯正 AI 與民主社會之

關係。³¹ 這彰顯了諸如前述對反托拉斯理論與實踐的批判與改革努力即便遭受挫敗，只要知識分子對於反轉「認識不平等」的決心堅持不墜並能在遭受挫敗時揭露、凸顯體制弊病並向公眾闡述改革的必要性急迫性，³² 則挫敗的過程將依舊有其深遠意義，並能夠誘發人民對政府企業合謀之權力結構過度信任進行反思、喚起人民覺醒並撼動失衡的權力結構。這代表儘管 AI 對人民的宰制看來不妙，但人民仍然是有覺醒對抗的選擇的。**民主是活的**，這正是希望之所在。民主實踐可能因人民不察而誤入歧途（例如走入一元一票的新自由主義式假民主），卻也可能因人民覺醒而走向一人一票真民主正軌。目前西方媒體處處可見暗示「新自由主義已走到盡頭」的論述³³ 代表真民主與掌控權集中於頂端極少數人的 AI 尚未分出高下。

³¹ Noam Chomsky 以相應於「特權」的「義務」來理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獲得越多「特權」（指學術資源）的知識分子就相應地必須利用這些特權所賦予的機會說出更多實情、戳破更多權力階層聯手建構的謊言（2015）。

³² 如學者 Zephyr Teachout 簡單明瞭直接了當告訴民眾：「壟斷就是獨裁」（Monopoly Is Tyranny）（2020）。重新省思反壟斷、反托拉斯的真意並據以堅定推動改革不僅是具體可行的方案，亦是一步便能跨越產業及議題領域的釜底抽薪正道。

³³ 從拜登新政出爐後的媒體報導看更是明顯，如“Biden and the waning of the ‘neoliberal’ era”（Tharoor, 2021）；“‘Rejection of the Neoliberal Framework’: Biden Proposes Trillions in New Spending, Taxes on the Rich”（DemocracyNow, 2021）；“Joe Biden’s Drive to End 40 Years of Neoliberal Hegemony”（Pérez, 2021）；“Joe Biden and End of Neoliberalism”（Linker, 2019）；“As Biden Moves Away from Neoliberalism, What Next?”（Freeman & Daneri, 2021）。

參考文獻

- 〈AI 於資產管理產業之運用〉(2018 年 10 月 12 日)。《商周財富網》。
<https://wealth.businessweekly.com.tw/GArticle.aspx?id=ARTL000122151> (Application of AI in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2018, October 12]. *Wealth Businessweekly*.)
- 〈Google 宣稱：14 年來，碳足跡均為零！為何卻有 2 千萬噸碳排放？〉
(2021 年 8 月 18 日)。《商周》。<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carbon-reduction/blog/3007540> (Google claims that for 14 years, its carbon footprint has been zero! Why then is there 20 million tons of carbon emissions? [2021, August 18]. *Business Weekly*.)
- 中央銀行 (2018 年 9 月 18 日)。〈關於本年 8 月 29 日「台灣國際收支資金淨流出的說明」新聞記者會的補充說明〉。
<https://www.cbc.gov.tw/tw/mp-1.html> (Central Bank. [2018, September 18]. *Supplementary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August 29 on "net outflow of funds of balance of payments."*)
- 〈比爾蓋茲夢想要改變世界的四項產品〉(2014 年 1 月 21 日)。《社企流》。
<https://www.seinsights.asia/news/131/1709> (Four products that Bill Gates dreams would change the world. [2014, January 21]. *Social Enterprise Insights*.)
- 史諾登 (2019)。《永久檔案》(蕭美惠、鄭勝得譯)。時報文化。(原著 2019 年出版)。(Snowden, E. [2019]. *Permanent record* [M.-H. Siao & S.-D. Jheng, Trans.]. Metropolitan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9])
- 林開世 (2019)。〈導論一：政治已經逝去？還是到處都是政治？〉，黃應貴、林開世 (主編)，《政治的消融與萌生——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頁 1-15。群學。(Lin, K.-S. [2019]. Introduction 1: Is politics gone? Or is there politics everywhere? In Y.-K. Huang & K.-S Lin [Eds.], *The dissipating and emerging of "the political": The governing effects of the neoliberal state* [pp. 1-15]. Socio.)
- 〈美國史上最貴「非總統」大選！喬州決選廣告狂噴 139 億〉(2021 年 1 月 5 日)。《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402252> (The most expensive 'non-presidential'

- election in U.S. history! Georgia runoff ads spent 13.9 billion. [2021, January 5]. *The Liberty Times*.)
- 席娃 (2010)。《生物剽竊：自然及知識的掠奪》(楊佳蓉、陳若盈譯)。巨流圖書。(原著 1999 年出版) (Shiva, V. [2010]. *Biopiracy: 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 [J. R. Yang & R. Y. Chen, Trans.]. Chuliu.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9])
- 莒甘、拉貝 (2018)。《裸人：數位新獨裁的世紀密謀，你選擇自甘為奴，還是突圍而出？》(翁德明譯)。麥田。(原著 2016 年出版) (Dugain, M., & Labbé, C. [2018]. *L'homme nu: La dictature invisible du numérique* [D. M. Weng, Trans.]. Rye Fiel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6])
- 張瀨文 (2020 年 10 月 1 日)。〈資管五大咖 掌 22 兆美元資產〉，《經濟日報》。<https://fund.udn.com/fund/story/5858/4901312> (Chang, C.-W. [2020, October 1]. Top five asset managers 22 trillion US dollars in assets. *Economic Daily*.)
- 凱瑟·布特妮 (2020)。《操弄：劍橋分析事件大揭密》。野人。(Kaiser, B. [2020]. *Targeted: The Cambridge analytica whistleblower's inside story*. Yeren.)
- 黃應貴 (2012)。《「文明」之路第三卷：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 (1999 迄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Huang, Y.-K. [2012]. *The road to civilization volume III: Local society under the neoliberal order [1999-present]*.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黃應貴 (2014)。〈新自由主義浪潮下台灣的困境〉，《全球客家研究》，3: 230-244。(Huang, Y.-K. [2014]. Taiwan's predicament under the neoliberal wave. *Global Hakka Studies*, 3: 230-244.)
- 黃應貴 (2019)。〈新自由主義國家下的政治、權力與新知識的浮現〉，黃應貴、林開世 (主編)，《政治的消融與萌生——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頁 17-39。群學。(Huang, Y.-K. [2019]. Politics, power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knowledge in neoliberal states. In Y.-K. Huang & K.-S Lin [Eds.], *The dissipating and emerging of "the political": The governing effects of the neoliberal state* [pp. 17-39]. Socio.)

- 黃應貴、鄭瑋寧 (主編) (2017)。《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遠流。(Huang, Y.-K., & Cheng, W.-N. [Eds.]. [2017]. *The finance economy, subjectivity, and the emerging order*. Yuan-Liou.)
- 楊智強 (2019 年 10 月 7 日)。〈圍繞羅興亞人的資訊戰：當臉書變失控巨獸，緬甸政府反成最大贏家？〉。《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asia-disinformation-fake-news-myanmar-government-facebook> (Yang, C.-C. [2019, October 7]. The information war around the Rohingya: When Facebook becomes a behemoth out of control, the Myanmar government will be the biggest winner? *The Reporter*.)
- 趙剛 (2001)。〈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4: 49-146。(Chao, K. [2001]. Against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why and how.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44: 49-149.) <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0112.0003>
- 蔡語嫣 (2018 年 8 月 25 日)。〈緬甸種族迫害、種族清洗一週年〉。《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481943?mode=whole> (Tsai, Y.-Y. [2018, August 25]. One year anniversary of ethnic persecution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Myanmar. *The Storm Media*.)
- 蔡語嫣 (2021 年 1 月 2 日)。〈新冠疫情影響超級富豪？貝佐斯、馬斯克一年進帳 5 兆 6000 億，超過 139 國 GDP!〉，《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3352338?page=1> (Tsai, Y.-Y. [2021, January 2]. Does the COVID-19 affects the super rich? Bezos and Musk rake in 5.6 trillion a year, exceeding the GDP of 139 countries! *The Storm Media*.)
- 〈誰才是言論自由的最大隱憂？Google、蘋果、亞馬遜接連封殺社群媒體 Parler〉 (2021 年 1 月 17 日)。《科技新報》。<https://technews.tw/2021/01/17/who-is-the-biggest-worry-about-freedom-of-speech/> (Who is the biggest hidden threat of freedom of speech? One after another, Google, Apple, and Amazon block social media Parler. [2021, January 17]. *TechNews*.)
- 謝森·尼可拉斯 (2019)。《金融詛咒》。商周。(Shaxson, N. [2019]. *Finance curse*. Business Weekly.)

- 羅苑韶 (譯) (2009 年 10 月 15 日)。〈比爾蓋茲慨捐億萬美元 資助非洲印度農業〉。《新唐人電視台》。 <https://www.ntdtv.com/b5/2009/10/15/a363535.html> (Lo, Y.-S. [Trans.]. [2009, October 15]. Bill Gates donates billions of dollars to help African, Indian agriculture. *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
- Annany, M., & Crawford, K. (2016). Seeing without knowing: Limitations of the transparency idea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New Media and Society*.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6676645>
- Avaaz. (2020, January 15). *Avaaz report: Why is YouTube broadcasting climate misinformation to millions?* https://avaazimages.avaaz.org/youtube_climate_misinformation_report.pdf
- Bailey, R. (1995). *The true state of the planet*. Free Press.
- Batikas, M., Bechtold, S., Kretschmer, T., & Peukert, C. (2020, March). *European privacy law and global markets for data*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DP14475). <https://ideas.repec.org/p/cpr/ceprdp/14475.html>
- Bauerlein, M., & Jeffery, C. (2020, October 21). Facebook manipulated the news you see to appease Republicans, insiders say. *Mother Jones*. <https://www.motherjones.com/media/2020/10/facebook-mother-jones/>
- BBC. (2014, April 17). *Study: US is an oligarchy, not a democracy*. <https://www.bbc.com/news/blogs-echochambers-27074746>
- Birnhack, M., & Elkin-Koren, N. (2003). The invisible handshake: The reemergence of the state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Virginia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8, 2: 1-57.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81020
- Brown, E. (2020, June 22). Meet BlackRock, the new great vampire squid. *Common Dreams*. <https://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20/06/22/meet-blackrock-new-great-vampire-squid>
- Brown, W. (2018). Neoliberalism's Frankenstein: Authoritarian freedo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emocracies." *Critical Times*, 1, 1: 60-79. <https://doi.org/10.1215/26410478-1.1.60>
- Chait, J., Hart, B., & Levitz, E. (2020, April 1). Should networks stop airing Trump's falsehood-filled coronavirus briefings? *Intelligencer*.

-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2020/04/should-networks-stop-airing-trumps-coronavirus-briefings.html>
- Chayes, S. (2017). Kleptocracy in America—Corruption is reshaping governments everywhere. *Foreign Affairs*, 96, 5: 142-150.
- Chomsky, N., & Reynolds, L. (2015).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privilege: An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 on the role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9: 103-108.
- Conger, K., & Isaac, M. (2021, January 16). Inside Twitter’s decision to cut off Trump.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
- Corbyn, Z. (2021, June 6). Interview: Microsoft’s Kate Crawford: AI is neither artificial nor intelligent.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
-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2020, September 23). *Big tech lobbying: Google, Amazon & friends and their hidden influence*. <https://corporateeurope.org/en/2020/09/big-tech-lobbying>
- Daly, A. (2021). Neo-liberal business-as-usual or post-surveillance capitalism with European characteristics? The EU’s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in a multi-polar internet. In R. Hoyng & G. P. L. Chong (Eds.),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A critique of the new in a multipolar world*. MSU Press. <https://doi.org/10.2139/ssrn.3655773>
- Democracy Now. (2020, January 11). Is big tech too powerful? Chris Hedges & Ramesh Srinivasan debate Twitter & Facebook banning Trump. *Democracy Now*. https://www.democracynow.org/2021/1/11/big_tech_response_capitol_insurrection
- Democracy Now. (2021, April 29). Rejection of the neoliberal framework: Biden proposes trillions in new spending, taxes on the rich. *Democracy No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QoQpi77CE>
- Dilliard, I. (1941). *Mr. Justice Brandeis: Great American*. The Modern View Press.
- Edwards, L., & Veale, M. (2017). Slave to the algorithm? Why a ‘right to an explanation’ is probably not the remedy you are looking for.

- Duke Law & Technology Review*, 16, 1: 18-84.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72855
- Ferguson, T., Jorgensen, P., & Chen, J. (2019). How money drives US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Linear models of money and outcome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https://doi.org/10.1016/j.strueco.2019.09.005>
- Fernandez, R., Adriaans, I., Klinge, T. J., & Hendrikse, R. (2020). *Engineering digital monopolies: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big tech*. Stichting Onderzoek Multinationale Ondernemingen (Centre for Research 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https://doi.org/10.13140/RG.2.2.23951.61603>
- Fichtner, J., Heemskerck, E. M., & Garcia-Bernardo, J. (2017). Hidden power of the Big Three? Passive index funds, re-concentration of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new financial risk? *Business and Politics*, 19, 2: 298-326. <https://doi.org/10.1017/bap.2017.6>
- Fiegerman, S. (2018, April 12). Congress grilled Facebook's Mark Zuckerberg for nearly 10 hours. What's next? CNN. <https://money.cnn.com/2018/04/12/technology/facebook-hearing-what-next/index.html>
- Freeman, M., & Daneri, N. (2021, April 29). As Biden moves away from Neoliberalism, what next? *Left Voice*. <https://www.leftvoice.org/as-biden-moves-further-away-from-neoliberalism-what-next/>
- Fukuyama, F., Richman, B., & Goel, A. (2021 January). 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Ending big tech's information monopol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1-24/fukuyama-how-save-democracy-technology>
- Geradin, D., Dimitrios, K., & Theano, K. (2020). *GDPR myopia: How a well-intended regulation ended up favoring Google in Ad Tech* (TILEC Discussion Paper, No. 2020-012). <https://doi.org/10.2139/ssrn.3598130>
- Gilen, M., & Page, B. I. (2014).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 3: 564-581. <https://doi.org/10.1017/S1537592714001595>

- Grewal, D. S., & Purdy, J. (2014). Introduction: Law and neoliberalism.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77, 4: 1-23.
- Horwitz, J., & Hagey, K. (2020, November 15). Parler makes play for Conservatives mad at Facebook, Twitter.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articles/parler-backed-by-mercero-family-makes-play-for-conservatives-mad-at-facebook-twitter-11605382430>
- Jackson, H. (2018, April 4). Facebook a big contributor to the committees in Congress that will question Mark Zuckerberg. *USA Today*. <https://www.usatoday.com/>
- Linker, D. (2019, May 22). Joe Biden and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The Week*. <https://theweek.com/articles/842825/joe-biden-end-neoliberalism>
- Lu, C.-Y. (2020). *Surviving democracy: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in a neoliberalized world*.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162010>
- Luhby, T. (2019, January 21). The top 26 billionaires own \$1.4 trillion: As much as 3.8 billion other people. *CNN*. <https://edition.cnn.com/>
- Mahbubani, K. (2020). Democracy or plutocracy? America's existential question. *Horizons*, 17: 32-45.
- Matthews, D. (2017, August 8). You're not imagining it: The rich really are hoarding economic growth. *Vox*. <https://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7/8/8/16112368/piketty-saez-zucman-income-growth-inequality-stagnation-chart>
- Matthews, D., & Pinkerton, B. (2019, May 29). How charitable donations remade our courts. *Vox*. <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9/5/29/18629799/federalist-society-brett-kavanaugh-olin-foundation-jane-mayer>
- Mayer, J. (2016, February 12). How right-wing billionaires infiltrated higher educatio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
- Montague, B. (2014 December 14). How free market 'baptist' Fred Smith sold out to the Big Oil 'bootleggers.' *DeSmog*. <https://www.desmog.com/>

- Navdanya. (2020). Gates ag one and the recolonization of agriculture. <https://navdanya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20/12/GATES-AGONE-Navdanya-layout.pdf>
- Newton, C. (2021, June 24). Why the Tech Antitrust Reform Bills are struggling to move forward. *The Verge*. <https://www.theverge.com/NPR>.
- NPR. (2020, December 4). Money tracker: How much Trump and Biden have raised in the 2020 election. *NPR*. <https://www.npr.org/>
- Ockers, T. (導演) (2020) ◦《政商好夥伴：貝萊德的秘密》◦ https://viewpoint.pts.org.tw/ptsdoc_video/%E6%94%BF%E5%95%86%E5%A5%BD%E5%A4%A5%E4%BC%B4%EF%BC%9A%E8%B2%9D%E8%90%8A%E5%BE%B7%E7%9A%84%E7%A7%98%E5%AF%86/ (Ockers, T. [Director]. [2020]. *Blackrock: The unsettling power of a financial investor.*)
- Oreskes, N., & Conway, E. (2010). *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Bloomsbury.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a0000403-201008-201009170137-201009170137-66-67>
- Oreskes, N., & Conway, E. (2014). *The collapse of west civilization: A view from the fu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7312/columbia/9780231169547.001.0001>
- Pasanen, M. (2019, May 3). Vandana Shiva talks poison cartel, farmers' rights and ecofeminism. *Seven Days*. <https://www.sevendaysvt.com/>
- Pasquale, F. (2015).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érez, C. (2021, April 23). Joe Biden's drive to end 40 years of neoliberal hegemony. *EL PAÍS*. <https://english.elpais.com/usa/2021-04-23/joe-bidens-drive-to-end-40-years-of-neoliberal-hegemony.html>
- Roser, M., & Ortiz-Ospina, E. (2016). Income inequality. *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income-inequality>

- Seetharaman, D., & Glazer, E. (2020, October 16). How Mark Zuckerberg learned politics.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mark-zuckerberg-learned-politics-11602853200>
- Shaban, H. (2018, January 24). Google for the first time outspent every company to influence Washington in 2017.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Shapiro, A. (2021, January 14). America's biggest owner of farmland is now Bill Gates.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
- Shaxson, N. (2020, December 21). Data havens: How to tackle the new digital race to the bottom. *Tax Justice Network*. <https://taxjustice.net/2020/12/21/data-havens-how-to-tackle-the-new-digital-race-to-the-bottom/>
- Shiva, V. (2020). *Oneness vs. the 1%: Shattering illusions, seeding freedom*. Chelsea Green.
- Simons, H. C. (1948). *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arr, P. (2019, October 2). How neoliberal policy shaped the internet—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ow. *The American Prospect*. <https://prospect.org/>
- Stone, C., Trisi, D., Sherman, A., & Beltran, J. (2020, January 13). A guide to statistics on historical trends in income inequality.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https://www.cbpp.org/>
- Teachout, Z. (2020, July 29). The politics of everything podcast, monopoly is tyranny. *The New Republic*.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8650/monopoly-tyranny>
- Teachout, Z. (2021a). *Break'em up: Recovering our freedom from big ag, big tech, and big money*. All Points Books.
- Teachout, Z. (2021b). Monopoly versus democracy: How to end a gilded age.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
- Teles, S. M. (2008). *The rise of the conservative legal movement: The battle for control of the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haroor, I. (2021, April 5). Biden and the waning of the 'neoliberal' era.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Thomas, L. J. (2016, September 15). At BlackRock, a Wall Street rock star's \$5 trillion comeback.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
- van Horn, R. (2009). Reinventing monopoly and the role of corporations: The roots of Chicago law and economics. In M. Philip & P. Dieter (Eds.), *The road from Mont Pelerin: The making of the neoliberal thought collective* (pp. 204-2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ong, J. C. (2019, February 9). 'Overreacting to failure': Facebook's new Myanmar strategy baffles local activists.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
- Zaitchik, A. (2021, April 12). How Bill Gates impeded global access to Covid vaccines. *The New Republic*. <https://newrepublic.com/>
- Zuboff, S. (2020a, January 3).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roject Syndicat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
- Zuboff, S. (2020b, January 24). You are now remotely controlled.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

The Struggle Between Democracy and AI Under Neoliberalism

Chien-Yi Lu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E-mail: chienyilu@gate.sinica.edu.tw

Abstract

AI developed in healthy democratic societies bears little resemblance to that developed in plutocracies or oligarchies. The AI that has thrived in the 21st Century rose to prominence from within a plutocratic and oligarchic global system that privileges the very few at the top. In this article, I argue that neoliberalism is a key driving force behind both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and the rise of predatory AI. The article traces the monopoly power of Big Tech to the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that rose to prominence in the mid-20th Century, its peculiar understanding of monopoly, and its incubation of “Law and Economics” as a sub-discipline of law. As a consequence of such maneuvering, AI technology today, combined with neoliberal business models, is highly monopolistic and predatory. To illustrate the exploitative nature of AI in our era,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way that AI has enhanced bio-piracy and finance monopoly through big data and the employment of algorithms.

Key Words: AI,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democracy, neoliberalism, monopoly